

甌風雜誌

孫詒澤署端



甌風雜誌 第三期 目錄

通論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評議上 劉寬紹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評議下 前人

名著

顧亭林詩校記 未刊本 (續) 孫詒讓遺著
鮮庵遺文 未刊本 (續) 黃紹箕遺著
老子發微 未刊本 (續) 陳徽宸遺著
六齋論文 未刊本 宋 衡遺著

專載

方國珍寇溫始末 (續) 葉嘉楨原著 劉紹寬增補
太鶴山人年譜 (續) 端木百棣原著 陳謙益補輯
續史通 (續) 宋 慈抱
溫州經籍志校刊記 (續) 孫延釗

文苑

明代平倭諸將紀念碑 劉紹寬
樂天陳君墓志銘 林損
退思齋詩稿敘 宋慈抱
稽公樓記 陳謚

報張孟劬先生第二書

徵求東甌書畫名家事略啓

題孫仲容師學務議稿後

丹霞寺訪李忠定讀書臺

過毛鶴舫先生安毅堂故宅

探花樓歸途口占

仙巖紀游

平陽過黃梅生雙溪草堂

季思招食鱸魚

辛白詩鈔敘

意園詩鈔敘

藝菊瑣言

全臺遊記

鄉事紀聞

本社紀事

夏承燾

李翹

劉紹寬

黃迂

前人

林損

姚琮

宋慈抱

陳閱慧

褚傳誥

冒廣生

陳葆善遺著

池志激

紀事

循 論

上議評大極事節失小極事死餓

下議評大極事節失小極事死餓

寬 紹 劉

甌風雜誌凡例

一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此本社甌風雜誌之所以作也

二本誌欲以闡揚先賢遺著昌明故有永嘉學術正俗解蔽而止

於至善爲職志

三本誌內容區分通論名著專載文苑叢錄紀事六門通論不務

空言名著表章往哲專載刊近人述作文苑分內外二篇叢錄

以載筆記小說之類紀事則鄉事社事二目附焉

四本誌材料蒐輯準以浙江舊甌海道屬區域爲限

五凡非甌人著述其有關於甌人之學術行誼而作者如墓誌傳

狀碑銘序跋哀誄詩詞之類悉於本誌文苑外篇見焉

六本誌所載文字除在藉撰述諸人以外凡散處各地同鄉有以

來稿見惠其不悖本社宗旨而文詞雅馴者亦當盡量容納

七甌人前輩遺籍凡有未經印行者本社竭力代爲刊布無論長

篇短冊均可逐期分載並俾閱者自能類訂專書做舊國粹學

報例也

八本誌組織設總理事一人副理事二人規畫一切進行事宜總

編輯一人編輯六人分任徵彙撰述事宜

九本誌定爲月刊全年十二冊自民國二十三年一月起按期每

月二十日出書

十本誌社址暫設浙江温州瑞安楊衙街十六號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評議上

劉紹寬

程伊川與門人論婦人再嫁有餓死失節大小之語大爲後世詬病而伊川姪女之再適實躬爲主持宋名臣名儒如范文正仲淹其媳亦再適包孝肅拯之媳崔氏以節孝稱史謂其子纘初亡時孝肅夫婦意其不能守使左右嘗其心固亦許其再適也葉文定適作翁誠之墓誌銘云三女次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作知廬州錢公墓誌銘云一女先嫁戎知剛再嫁某官其前後夫皆敍於志內何嘗以失節而諱之乎自伊川有此說朱子採入小學後人奉爲金科玉律遂以之定制有命婦再嫁杖一百追奪封誥及雜異之條於是爲士人妻者亦比附於一命之例不改再嫁而女婦之受屈於法律者多矣民庶婦女之改嫁固律所不禁後人攻擊程朱破壞禮教凡有障礙於男女情俗之感者排斥無

所不至而此條尤爲其排斥禮教之口實甯知婦人之再嫁與男子之再娶本同一名正言順之舉而初無失節之可言自宋以前士大夫家皆有之初非天經地義之禮教何可借此以破壞一切禮教乎原伊川所言之意蓋以夫婦君臣同爲一義婦之易夫猶臣之易主皆爲失節婦人意欲改嫁而託餓死以爲辭則如孔光之失節於王莽蔡邕之失節於董卓亦將以畏禍懼死而可卸其罪乎彼伯夷叔齊之不食周粟王蠋之不肯事燕龔勝之不肯臣莽所以立千古君臣之大防者又曷嘗以餓死而變易其節故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固推廣其義而言之也然亦思古之人臣去國可事他君苟非反顏事仇如孔蔡之於莽卓尙不得謂爲失節管子射桓中鉤而爲之相孔子且許爲仁况夫死婦嫁與男子再娶爲比例則亦有何失乎伊川一時覈論初不料後人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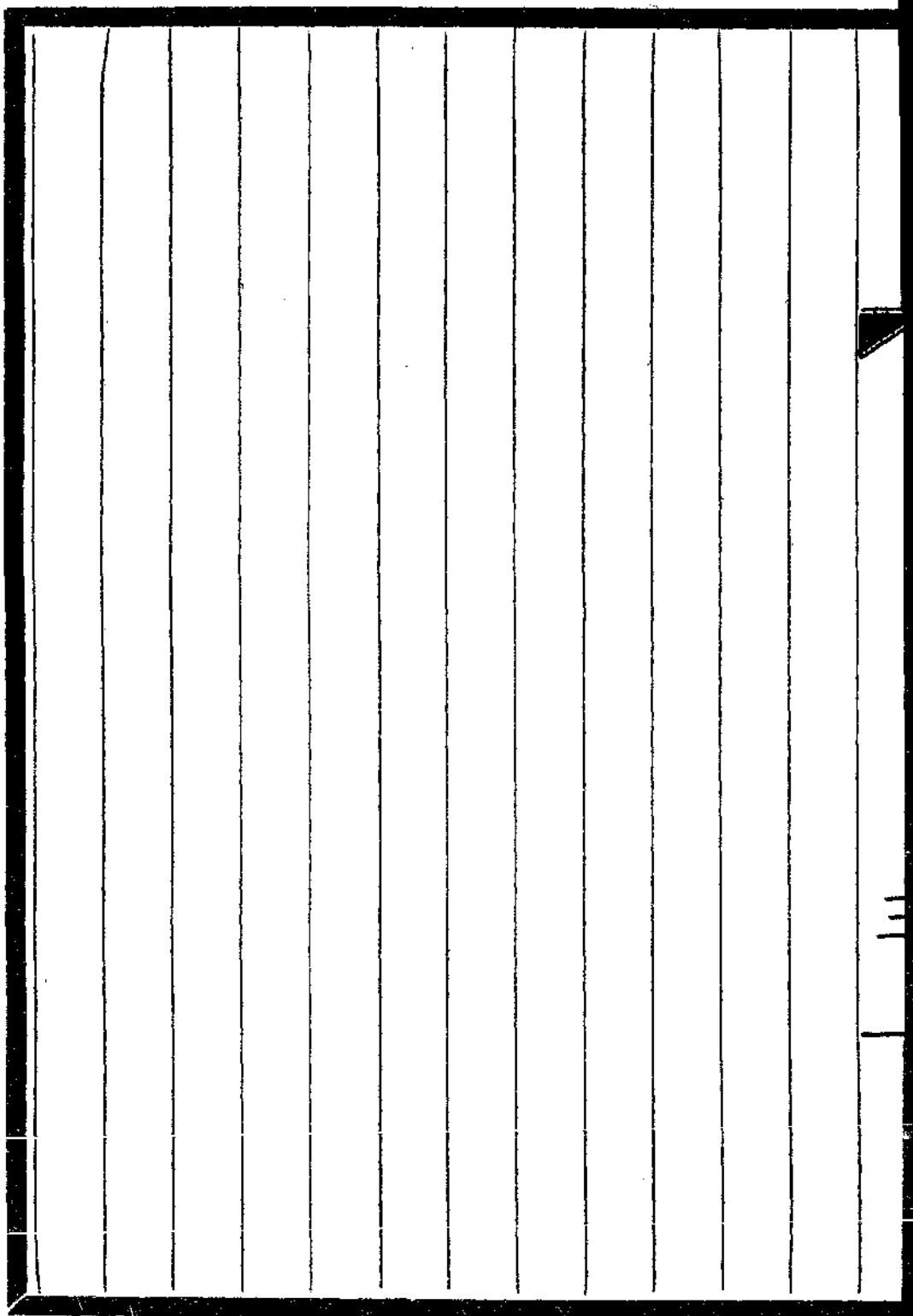
援以定律理失其平反動說起矯枉過正遂於不可壞之禮教而亦盡壞之廉恥道喪人禽無別嗚呼夫豈非立說過高者之有以激之乎後之立言者其亦不可不慎矣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評議下

婦人改嫁不爲失節然則不改嫁者亦不必旌表乎曰改嫁不爲失節是求通乎人之情不改嫁則爲守節是取合乎義之正柏舟之操昔人所重惡得而非薄之第婦人之懿行非僅不改嫁一端已也吾嘗讀劉向列女傳矣其目曰母儀曰賢明曰仁智曰貞順曰辨通而節義則其一也范史列女立傳凡十七人而以節行稱者僅六人蔡文姬先嫁衛仲道在胡中生二子復歸董祀此正後世所謂失節者而傳特以文辭取之無貶詞自晉至唐史傳列女若羊耽妻辛氏之通曉國事虞潭母孫氏之傾財助戰荀崧小女

灌之乞師拒敵孟昶妻周氏何無忌妻劉氏之激助建義陶侃母湛氏之卻遺官物韋逞母宋氏之絳紗授經房愛親妻崔氏之教子決獄譙國夫人況氏之鎮撫嶺南李侃妻楊烈婦之卻賊城守段居貞妻謝氏之殲賊報仇此其人與聞國政參贊戎機或宣文教或殄渠兇皆今人所極提倡而未能得者諸傳皆備載之夫固不僅以守節一端見也自宋以後專以節義提倡婦女一若他事非婦女所能與者修史立傳亦祇有取於節烈之事爲之闡揚明史列女傳其人數之多倍蓰於他史每傳必附載數人蓋以節列事多從同不得不簡略附敘以省繁複余每觀范史因人立傳不拘一節而每傳僅序一二事足概生平令人讀而仰慕之明史於節烈一節每傳數人牽連序述而其人生平概不可見不足以生人仰慕此則作史者立義既異而文情亦隨以變也作史既爾至

於纂修縣志節孝婦女例得備書已旌表者不得棄遺未旌表者亦須採訪充其所載必至占去志傳一大部分不得不變通其法將其姓名類列爲表成一寡婦名冊而已此亦窮而必廢之道也余謂婦女之賢者果其有關世教矜式鄉閭不拘一節皆須旌表然必衆證著明萬口一辭方可請旌否則如今日中央政府褒揚之典凡有勢力拔援者類無不可得之衆視之不甚寵異褒揚失實徒開虛僞之風則毋甯其不褒揚之爲愈也



名著

顧亭林詩校記 未刊本 (續) 孫詒讓遺著

鮮庵遺文 未刊本 (續) 黃紹箕遺著

老子發微 未刊本 (續) 陳黻宸遺著

六齋論文 未刊本 宋 衡遺著

本社特約撰述

劉厚莊先生 紹寬 平陽

黃胥庵先生 迂 樂清

高儲廣先生 誼 樂清

池臥廬先生 志澂 瑞安

林公鐸先生 損 瑞安

王志澄先生 孚 平陽

總編輯

陳謚 木 瑞安

編輯

宋慈抱 墨庵 瑞安

孫延釗 孟晉 瑞安

李翹 孟楚 瑞安

梅雨清 冷生 永嘉

夏承燾 瞿禪 永嘉

陳閔慧 仲陶 永嘉

總理事

林慶雲 志甄 瑞安

副理事

陳準 繩甫 瑞安
張揚 宋 瑞安
安廣

老柏生崇岡本是蒼虬種何年徙靈根幸託先臣壘 持後彫節
久荷君王寵歲月駸駸不相待漢時秦宮一朝改剗中流柿要名
材作擬相將赴東海發丘中郎來符牒百道聽如雷斫白書其處
須臾工匠來斤鋸持鋸截此柏樹東西摧却顧別丘壠辛苦行不
辭君不見泰山之廟柏如鐵赤眉聽之嘗出血我今此丟去爲船
海風四面吹青天秉性長端正不敢作怪妖東流到扶桑日月相
遊遨去爲天上榆留中丘中櫝傳與松楸莫歎傷漢家雨露彌天
下

贈于副將元凱 金壇縣詩後

嘗笑蘇季子未足稱英俊雒陽二頃田不佩六國印當世多賢豪
斯言豈足信于君太學髦文才冠諸生悵然感時危遂被曼胡纓
作領射聲兵南都已淪傾茫鞋走浙東千山萬山裏饑從猛虎食

暮向戴巢上召對越王宮胡沙四面起間道復西來潛身入吳市
崎嶇赭山渡迫阨三江疊七月出雲間蒼茫東海灣孤帆依北斗
幾日到舟山海水鹹如汁海潮觸舟急日夜白浪翻蚊龍爲君泣
瀕死達閩中閩中事不同平虜奉降表胡兵入行宮途窮復下海
兩月愁艤舳七閩盡左袵一身安所容攀崖更北走滿地皆山戎
歸家二載餘闊絕無音書故人久相念命駕問何如君家本華胄
高門徧朱紫困倉禾百廛趨走僮千指侍妾裁羅紈中廚膾芳鯉
更有龍山園池亭風景繁水聲穿北固花色映南軒有琴復有書
足以安邱壑身有處士名不失素封樂何用輕此生久試風波惡
不辭風波惡不辟干戈患敵屣棄田園孤游凌汗漫迺知鴻鵠懷
燕雀安能伴君看張子房不愛萬君家身爲王者師名與天壤俱
所貴烈士心曠然自超卓是道仍足臧願言大其學異日封侯貴

黃金爲帶時知君心不異無使魯連疑

卷三賈倉部詩後

六言

出郭初投飯店入城復到茶庵秦客王稽至此待我三亭之南
相逢問我名姓資中故王大夫此時不用便了只須自出提酤

陳生芳績兩尊先後卽世第三首

昔年盟誓告三辰欲爲生人植大倫祭禰不從王氏臘朝正猶用
漢家春阡原處處關心苦几杖年年入夢親一上蔣山東極目南
湖烟水自清淪

江上與江南諸子別詩後

江上傳夕烽直徹燕南垂皆言王師來行人久奔馳一鼓下南徐
遂拔都門籬黃旗旣隼張戈船亦魚麗幾令白鷺洲化作昆明池

于湖擔壺漿九江候旌麾宋義但高會不知用兵奇頓甲守城下
覆亡固其宜何當整六師勢如常山蛇一舉中原焉用尺寸爲天
運何時開干戈良可哀願言如飛龍一上單于臺

卷四

羌胡引

贈黃職方詩後

今年龍祖死乃至明年亡佛狸死卯年却待辰年戕曆數推遷小
羸縮天行有餘或不足東夷跳梁歷三世四十五年稱僞帝牂牁
越嵩入輿圖兩戒山河歸宰制佳兵不祥天道好還爲賊自賊爲
殘自殘我國金甌本無缺亂之初生自夷孽徵兵以建州加餉以
建州土司一反西蜀憂妖民一唱山東愁以至神州半流賊誰其
嚆矢繇夷酋四入郊圻躡齊魯破邑屠城不可數剗腸絕腹折頸
摺頤以澤量屍幸而得囚去乃爲夷夷口呀呀鑿齒鋸牙建蚩旗

乘莽車視千城之流血艷女兮如花嗚呼夷德之殘如此而謂天
欲與之國家然則蒼蒼者其果無知也邪或曰完顏氏之興不亦
然與中國之弱蓋自五代宋與契丹爲兄爲弟上告之明神下傳
之子孫一旦與其屬夷攻其主人是以福成于道君而天下遂以
中分然而天監無私餘殃莫贖汝水雲昏幽蘭景促彼守緒之遺
骸至臨安而埋獄子不見夫五星之麗天或進或退或留或疾大
運之來固不終日盈而罰之動而蹶之天將棄蔡以壅楚如欲取
而固與力盡敵五村火中退寒暑湯 生自不遲吾將翹足而
待之

元日贈黃職方詩後

霧雪晦夷辰麗景開花始窮陰畢除節復旦臨初紀

夷歷先大行
統一日

宮刊木間筆路山林裏雲氣誰得窺眞龍自今起天王未還京龍

離况臣子奔走六七年率野歌虎兕行行適吳會三徑荒不理鵬
翼候扶搖鯤鬣望春水頽齡尙未衰長策無終止

樓觀長安詩後

頗得玄元意西來欲化胡青牛秋草沒日落獨踟躕

偶題

重過代州贈李處士詩後

六代詞人竟若何風流似比建安多湯沐舊日空門侶情至能爲

白紵歌

贈同繫閻君明鐸先出樓桑廟詩前下同

鄒陽方入獄未上大王書一遇韓安國同悲待溺餘春風吹卉木
大海放禽魚莫作臨歧歎行藏總自如

爲黃氏作

齊虜重錢刀恩情薄兄弟蟲來齧桃根桃樹霜前死

亭林詩外集終

亭林詩集六卷傳校元刻鈔本

潘稼堂刻本并爲五卷

以潘刻本勘之得

佚詩十有八篇潘刻所有而文字殊異者又逾百事

潘刻所有初印及重

修之異修版本缺字殊夥初印本並與元鈔本同今不備校

謹校寫爲一卷鳴序蘭畹騰馥

桑海大哀淒迷填海之心廖落佐王之學景炎蹕去空傷桂管
之蟲沙義熙年湮猶署柴桑之甲子據茲一掬之煤良恐化三
年之碧血偶付掌錄讀之涕零後之覽者儻亦亮其存楚之志
而恕其吠堯之辜序蘭陵荀羨

集外詩注中間有佚事張氏顧先生年譜咸失載疑石湖亦未
覩元鈔本也羨又記

右顧亭林詩校文及佚詩補若干首都爲一卷鄉先達孫籀
膏先生詒讓之所作也此記作於清光緒戊戌庚子之間寄

示黨人某君之書末署蘭陵荀羨記五字蓋避當時黨禁之禍昔荀卿以漢宣帝諱史稱或曰孫卿故此以孫易荀羨字又爲詒讓二字之轉音而別署蘭陵者其卽以荀卿嘗爲蘭陵令歟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邑後學陳謚注

許及冬仲肅修簡札敬請鈞安伏維垂鑒不宣

與袁重黎第一書

拙作承點定理精且富感荷無既惟鄙人墨守朱子其論二氏及諸儒處皆略宗朱子文集及語類之遺意長者深於二氏故每以彼法論朱子及諸儒雖鄙陋藩牆之見與深入堂奧者不可同年而語然根原不同實是如此如出世經世尊見分爲二事朱子意則以學與治爲一事正使彼教亦言經世亦能經世而與吾儒之理仍無涉朱意謂流弊卽在其出世之學不在罕言經世使吾儒不出而經世亦并不言經世而與彼教之理亦無涉朱子文集語類闢佛闢陸氏反覆專明此義朱子以道與藝爲一事尊見以爲二事朱子通二氏大要與闢二氏亦卽一事而尊見亦分爲二事尊論每以朱子講學多用權而鄙人則覺其實但自顧太淺陋不敢復置辨亦以此事非數語可了故也此自

是長者研究二氏而性於釋氏爲尤近故特論如此道與儒其實較之釋氏尚

不甚遠尊旨似欲以佛氏爲體而以老氏爲作用此學若成合地球上想無能當之者他日必有此一派學問朱子所謂

合下有禪底意思正是見之精處斷非皮傳者所能及也引喻從

祀諸儒陸王外添楊慈湖陳白沙諸先生甚周密但某公之學佛

學道似未深造所念之道經殊不高其兼綜三教實近於朱子所

謂不成箇物事者故拙作引張良李泌以其皆嘗辟穀唐書泌傳謂泌自言

時時與赤松子王喬等游某公頗近似而引富彥國趙閱道以其尚不如其雅真是奉五斗米道之流亞也

皆讀佛經但取古來闕人有粗跡可据者約略言之如晉以前爲

黃老之學者宋以後講心宗者皆不敢闖入惟陸王則爲援釋入

儒者之渠魁故不得不一提然陸王亦實嘗看佛經慈湖未從祀顧高同治年

間亦未祀未知其餘諸儒或由冥悟或即從陸王出未必專從佛

書討生活不止以顧高嘗闢王戢山嘗闢王學末流爲因果之說

者故特不及之也某公雖亦務靜坐然止是善男子之流端謹和

平自不可及而殊乏光明俊偉之氣講心宗者必不爾也

平時議論亦以

闢陸王自任可見其於心宗無得也引國初儒者添出沈近思則妙極妙極沈公宗

旨與南昫不殊然妙在少嘗爲僧亦所謂有粗跡可據也拙作大意面子上是宗朱子說二氏當闢但其心得不可沒骨子裏直說

是能念經亦好所得不深其弊必不大耳蓋某公所學之弊止在

其身不能及人若真講心宗便不敢測其流弊之所至緣其好處

與弊處皆太大也此文因上半篇門面太大故篇末略寓規勸稍

自文飾以應篇首不敢貢諛之語昨與可莊言近來應酬文字卽

有好手筆亦斷不能樸實寫出所以斷不得佳可莊云若與某公

爲老同年竟可直說他所學不合然猶賢乎己我們則斷斷不配

也極荷垂愛故不敢匿其區區惟恕其愚妄而終教之萬幸萬幸

與袁重黎第二書

覆教透切之極敬服敬服此公先德卽以儒門法語教人以此養心以聰訓澄懷二書藏身二語可謂不刊之論大約自呻吟語出後士氣卽就衰至國朝雍乾後尤甚朱子謂東漢黨錮之後士大夫閒必別造一種議論父兄師長以相告誡以爲避禍藏身之計如聰訓澄懷兩書殆此類也以朱子議論及行事考之則與近來宗朱學者判若天淵直相背而馳耳某公亦是胡伯始一流人但底子尙忠厚近每有講理學而甚巧專以其所講之學爲做官趨避之用者則尙不如之其學還有極可笑者他日當面陳也長者讀書博而見理甚深豈可與近來講學闊人同日而語姪每喜看顧亭林李穆堂諸先生及近龔魏諸家集而不願看學桐城派緒家之文惟惜抱老人則不敢輕視其餘則大率皮傅者耳大抵道

理自在天壤間家數由人自立工夫由人自做但占得道理田地多者乃占便宜然以一時論則恃氣運以一身論則恃氣魄氣運好氣魄大便無論何家俱做得成然卻不能以此而抹卻所占道理之多少近世氣運不佳闊人又無氣魄故無論學儒學佛學道而皆爲鄉原之歸此亦世運之隆洼升降所關風會人才氣脈之薄於是外患亟而彝翟乘虛濁亂中夏之禍烈矣長者以爲然乎否乎

與袁重黎第三書

莊氏集瀏覽一過謹奉繳劉舍人之贊隱秀曰深文隱蔚餘味曲包斯足當之矣竊謂國朝公羊家推求大義固多心得然謂挾經心而成達例未敢遽信其然獨其文詞則未有不奧衍而適麗者殆亦舍人所謂有助文章者歟毗陵人文最盛至如大雲之文本

九流茗柯之賦原漢魏蒿庵之詩擬樂府尤爲特出非一州之所
得專美長者以爲何如集中題仕女跨虎圖甚佳紹箕適有此圖
他日當奉求賜題並請大筆寫莊詩以資諷覽也吳禮北書聯附
繳筆力洞達而情趣索然智過其師乃可傳法信非虛語拙詩承
改定數字確當之至感荷無似尊評過蒙獎借向來作詩絕少非
惟才短抑亦膽怯後當稍稍爲之耳

與唐蔚之書

前奉復教感佩之至虞君輝祖攜所造儀器向貴部呈驗前晤陳
雨蒼侍郎紹越千右丞詢知極蒙優待并爲設法提倡凡在學界
中人同深感刻惟日本人現籌集資本八十萬擬到中國廣售圖
書儀器等項又有西京之島津氏係歷年售教育品之巨商亦將
接踵而來虞君資本有限再籌推廣集股亦殊不易若日人在內

與仁使聖人而能仁萬物則聖人將誰與仁不知橐籥之在天
地間雖天地聖人亦皆生死其中而不自知也何也虛中而善
應不可得而窮探也故知天地與萬物同一中也萬物無所求
於天地天地自不能有施於萬物聖人與萬民同一中也聖人
無容心於萬民萬民亦自無所藉於聖人各守乎吾之中以待
其自定而已矣守之如何曰愚者得之而智者昧焉不信者得
之而仁者反失之也

宸案諸家之說皆非老子蓋有見於道之本體非可以天地之
生萬物聖人之治百姓盡之生殺相因朝息暮逝弱爲強盡屠
割滿堂自有天地以來死者滅者盡恆河沙量伏尸無數以食
以肥葛天之世不能不殺物堯舜之時不能無死人生而不養
何如不生衆生何罪天與之讎有聖人興助天爲虐一腹之飽

戕類萬千區物於人謂非我類矧鈞爲人其類又分貴賤異等
如天階升自生民始終古如斯謂之不仁甯曰不然芻狗之喻
言之淚墮老子所謂穆然有慕於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之世界
而爲之神往也嗚呼非知道者其孰能與於是哉抑吾又聞之
紀大奎曰天地生萬物而不有聖人成萬物而不居仁故也老
子歎曰天地而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矣聖人而不仁以百姓爲
芻狗矣於是喟然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
出此天地之所以不以萬物爲芻狗也又曰多言數窮不如守
中此聖人之所以不以百姓爲芻狗也是故虛而不屈者仁之
體也動而愈出者仁之用也天地以其虛者動而鼓萬物之生
萬物得天地之虛以出而動焉而不自知也故曰天地萬物同
體者同其虛也聖人以天地之虛動而感焉萬物以天地之虛

動而應焉故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誠之至也若誠不至而感之以言作誓而或畔作誥而或疑多言之數窮不如守中之自動也堯舜允執厥中中也者橐籥之至妙天地有之萬物亦皆有之也聖人有之百姓亦皆有之也謂萬物不有其橐籥也者是以萬物爲芻狗也謂百姓不有其橐籥也者是以百姓爲芻狗也所謂不仁也夫是言也猶愈於王氏吳氏李氏諸人之說

六章河上公注本此爲成象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紀大奎以爲此承上守中而言中虛曰谷谷之靈曰神神故不死不死故不生不死而不生故生生谷虛之謂牝不死不生之謂玄不生而生生之謂門天地之機於是翕於是闢萬物於是

死於是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其靜也根翕其動也根
闢是故乾之用藏於坤玄之妙存於牝故中也者大本之謂也
大本曰根在天地之間故曰虛橐籥之虛非空寂而無用之虛
也邵子謂老子得易之禮得其中也得其中之虛也得其中之
虛之根也得其根則綿綿若存矣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吾綿綿焉而終繼之矣吾綿綿若存焉而
能成之矣所謂守中也

宸按此章列子引爲黃帝書蓋古者養生得道之妙訣也吳澄
曰玄牝者萬物之母也莊子所謂太乙者此或號之爲靈寶後
天之宗楊文會曰谷者真空也神者妙有也佛家謂之如來藏
玄者隱微義牝者出生義佛家所謂阿賴耶也抑吾又有疑於
河上公注謂玄爲天於人爲鼻牝爲地於人爲口天食人以五

氣从鼻入藏於心其鬼曰魄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其鬼曰魄根元也鼻口之門通天地之元氣呼噏喘息當綿綿不絕若可存復若無有勤勞也用之當不勞此尤後世養生家所奉以爲尸終其身不可祧者矣雖然此非中庸所謂夫婦之愚不肖與知與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歟嗚呼道之於人亦微哉

七章河上公注本此爲韜光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紀大奎以此亦承上守中而言不自生而生生玄牝之妙也天地之仁不私其生而以其生生萬物不私其虛而以其虛虛萬物此天地之與萬物一體而未嘗芻狗其性靈也故聖人亦不

以百姓爲芻狗也而以其虛感萬物之虛汲汲然若後其身也而功蓋於天下而其身先矣以其虛通萬物之虛肫肫然若外其身也而道着於萬世而其身存矣此以其無私之至仁故能成其私而長且久以與天地參者之在是中也夫天地以其虛生萬物而不有聖人以其虛成萬物而不居故萬物各自有其虛而不知所以存其虛其下者旣以其私錮而窒之其高者又或陷於寂滅虛無之蔽以槁木其形死灰其心彼其所趣不同而其爲芻狗之歸則一也可不慎歟

宸案天地聖人皆以無私而成其私故天常尊地常厚而聖人以名後世雖然吾又有說焉私者陰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成其私者亦天地自然之道故後其身者從其後而策之後則奮先則怠外其身者從其外而察之外則清內則昧欲先其身者必

自後其身而後可欲存其身者必若外其身而後可雖謂之私可也然使人心存其私而效此者謂之陰謀之士謂之術不謂之道

八章河上公注本此爲易性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王弼曰人惡卑也

故幾於道

王弼曰道無水有故曰幾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王弼曰言水皆應於此道也吳澄曰衆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伴侶仁謂仁

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治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
時時謂當其可七者之善皆擇取衆人之所好者爲善可謂之
善而非上善也夫惟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於處下有
似夫水故人無尤之者

宸案吳謂上善不爭處上而甘於處下是也然以居善地七者
皆擇取衆人所好者爲善毋亦視道太奧視善太遠視老子之
言又太泥夫道者人人所能行而上善者又人人所能爲也故
善地善淵其居也心也道也善仁善信其與也言也道也善治
善能善時其政也事也動也亦道也皆上善也善哉李贄之言
曰此言天下之善莫上於水凡利於物者或不能以無爭而能
不爭者又未必能利於物也水之善固利萬物而不爭者也此
所以爲上善也居善地七句皆利萬物而不爭之實蘇子曰避

六齋論文

平陽 宋 衡 平子

張茗柯薄論衡惲子居曰仲任爲文以荀子爲途軌而無其才與學衡曰張陋儒也直不識論衡惲亦不識甚哉俗之昏也久矣仲任之才與學漢後一人也曲高和寡悲哉其文亦論家之極盛或以不簡少之是帖括之繩尺也

惲子居論桐城方劉姚三君之文以爲方勝姚姚勝劉其論方曰下筆疏樸而有力惟敘事非所長其論劉曰清宕然識卑且邊幅未化其論姚曰淵雅衡曰論方是矣然其本原之病未能舉焉方氏本原之病在讀書太少識太陋而所從入者茅鹿門八家選本也論劉是矣然識卑邊幅未化非但劉病此方姚何獨不病此乎惲子居論朱梅崖學昌黎以爲詞甚古意甚今衡曰然哉然何必

梅崖雖昌黎亦可以此六字定其文矣

惲子居之文雄深雅健遠勝方姚其論文頗多影響之談宜爲包慎伯所怪

張茗柯文集自序稱少學時文窮日夜力屏他務爲之十餘年後學賦三四年後乃學古文考經學肆力纔五六年衡曰茗柯於古文未能自立亦未嘗自信尊之爲古文家而與惲子居並稱妄庸人所爲也今觀其文尙在方姚下惟七十家賦鈔序爲佳筆焉翁覃溪譏吳孟舉宋詩鈔非知言之選以爲專以硬直取宋詩不分雅俗不擇淺深失宋詩之眞衡曰是也

翁覃溪曰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衡曰未然也唐詩王韋妙在虛處杜韓不妙在實處乎宋詩蘇王妙在實處梅黃不妙在虛處乎

翁曰誠齋詩家之魔障衡曰誠齋詩俚俗處不可嚮邇微妙處亦不可思議其佛家所謂大自在天魔乎

翁曰杜之魄力聲音皆萬古所不再有衡曰王仲任謂漢世儒者尊孔太過衡亦謂宋後詩人尊杜太過覃溪亦未能免俗焉

翁謂韋蘇州奇妙全在淡處無迹可求更勝王孟柳州稍重妙亦不減衡曰是也

翁譏東野苦澁無回味衡曰不然東野苦澁而有回味

覃溪謂詩至元白針綫鉤貫無乎不到但太露太盡衡曰樂天語微之云理太周則詞繁意太切則言激與足下爲文所長在此所病亦在此又寄唐生詩云非求宮律高不務文采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蓋樂天法變雅爲詩太露太盡變雅本來面目如是微之不及樂天齊名幸也司空表聖以元白爲屠沽之輩文人相

輕之習氣語不足爲據漁洋詩骨遠遜樂天特面貌較樂天爲勝
輕詆樂天識者笑之

覃溪謂樊川眞色眞韻殆欲吞吐中晚千百篇少陵無人謫仙死
不意復見小杜衡曰覃溪能識樊川可謂有法眼者樊川七律超
處秀處或軼少陵七絕則遠勝少陵肩隨太白世人多稱義山少
稱樊川蓋義山調卑而易學樊川調高而難學也

覃溪謂遺山秀骨天成道園高不可及衡曰是也

翁曰眞則積久能化矣未有不眞而可言詩者漁洋論詩所少正
在眞字衡曰是也

翁曰東川七律老杜外莫與京衡曰東川七律未甚佳此評未允
東川長在七言古體耳

洪北江曰怪可醫俗不可醫澀可醫滑不可醫衡曰豈惟詩然凡

文皆然爲人亦然

北江譏王蘭泉湖海詩傳一以聲調格律選詩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以爲去取衡曰是也

北江曰詩文之可傳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氣四曰趣五曰格衡曰北江誤矣天下無無性無情無氣而有趣之詩文但宜分爲趣格二者而已至其論趣有天趣生趣別趣之分則庶其然論詩文講格爲下乘深薄前明李空同李于鱗及本朝邵子湘方望溪王漁洋沈歸愚之詩文甚是然教人學詩文惟有教以格不能教以趣格可學也趣不可學也

北江曰開寶諸賢七律以王右丞李東川爲正宗然門徑始開未極其變至大歷十數子對偶始參以活句盡變化錯綜之妙衡曰是也

包慎伯謂張茗柯之賦外腴內竭

包謂離事與禮而虛言道以張其軍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衡曰論退之是也謂子厚和之誣矣

包謂茗柯古文之學受於劉才甫之弟子王悔生蓋卽熙甫望溪相承之法衡曰按此則茗柯應歸桐城派矣

包曰八家工力至厚莫不沈酣於周秦兩漢子史百家而得體勢於韓非子呂覽尤深徒以薄其爲人不欲形諸論說然後世識者飲水辨源其可掩耶衡曰是也

包曰八家與選學殊途同歸

包曰望溪勝侯汪魏而氣寒怯劉才甫無菁華姚姬傳邊幅急促張皋文規形撫勢憚子居力能自振而破碎已甚衡按以破碎已甚貶憚未允

專載

著原掄嘉葉……………未始溫寇珍國方
補增寬紹劉

著原祿百木端……………譜年人山鶴太
輯補謚 陳

抱 慈 宋……………篇內通史續

釗 延 孫……………記刊校志籍經州溫

乃罷兵士誠亦與國珍結為婚姻兩境之民稍息據明史方傳

原本繫攻士誠事於十六年鄞志繫於十八年考順帝紀是年

八月授國珍行省參政方傳云尋晉行省參政俾以兵攻士誠

是確在此時明史張士誠傳士誠既得平江遣士德破杭州完

者還救復敗歸明年乃擒士德以招士誠士德間道貽書俾降

元考陷平江破杭州據元順帝紀皆在十六年其明年則十七

年也順帝紀張士誠請降詔以為太尉正在十七年八月在命

國珍為參政之後方傳所云士誠降乃罷兵情事正合自是張

方結姻故此後朝廷歲徵糧士誠皆方為海運迨二十三年九

月士誠復為吳王元徵糧不復與士誠傳所云賜龍衣御酒士

誠自海道歲輸糧十一萬石順帝紀在十九年二十年方傳亦

有歲歲治舟為張士誠輸粟十一萬京師語何容有十八年方

據明史方傳

鄞縣志修按

繫十八年而謂秘閣元龜政要繫丙申為誤考政要原文云士

誠屢為明軍所敗懼國珍乘隙托結姻據士誠傳明屢敗士誠

正在十七年政要繫早一年鄞志繫遲一年皆誤又此原本云

詔多其功命以節鉞開府慶元兼領温州台慶三郡據温州府志

國珍於十八年始據温州何有十六年

即詔領温州慶三郡之事便誤今刪

是歲國珍將李德孫鄞縣志寇温時温城守兵出戰多捷戍將

驕不為備遂為所襲破據温州府志鄞縣志修 志繫在十五年誤辨見下

十八年戊戌國珍以兄子明善為省都鎮撫分駐温州屯兵千佛

寺據温州府志按原本云國珍以國璋國珉居台留國時温之

珉岡有王子清者不附方氏被執磔之柵溪劉公寬者新添縣

尹公源之弟八字據永嘉縣志積禦盜功官至都事憤子清死

因團結清通鄉兵夜率襲千佛寺明善間道脫走築天甯寺為

砦以居國璋及明善弟文舉繼至亦築淨居寺為砦據温州府志

修按鄞志繫此事於十五年而以温州府志繫十八年為誤考

東甌金石志載方明善重修温州路譙樓記云至正十八年公

以行省都鎮撫來鎮正與温州府志合又陳高不繫舟漁集忠

敬堂記云天台賈侯至正戊戌從軍來温踣柵溪守安固入橫

陽皆躬環甲胄云云其云戊戌來温正在此歲其踣柵溪即指

劉公寬事是為國珍十八年據温之確證元百官志行省屬官

有都鎮撫惟國珍於十七年八月為行省參政時元史江淮海

故得以弟為省都鎮撫來守温也温志不誤運道梗燕京大饑朝廷徵張士誠輸粟國珍歲歲治舟為元漕

士誠粟十餘萬石於京師至是進官至行省左丞加太尉封衢

國公以節鉞開治慶元

據温州府志明史方傳鄞縣志修按順帝紀是年五月以國珍為浙江行省左

丞兼海道運糧萬戶而方傳作左丞相分省慶元者考順帝紀國珍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在二十五年為江浙行省

左丞相在二十六年傳特終言之非是時事故此仍從元紀作左丞且分省云者乃淮南行省分設於慶元也故此仍從鄞志

作開治原本有加左丞相進平章語考進平章在十九年亦非此時事又據方傳文封衡國公在左丞相下似非此時事然新

象山志據新元史行省丞相表國珍除左丞加太尉正在此年百官志太尉為三公正一品國公封爵亦正一品此加封當是

同時鄞志諒不誤從之 並以賂賄通權貴宣敕封贈如意可得遂陞明善

為浙省參政文舉陞行省樞密院同簽

據温州府志修

於是公寬勢益

蹙明善部下陳珙舊與公寬善固使珙圖寬一夕酣飲密令劉

僕金興殺之取其首以獻其妻侯氏自經死二子皆自殺明善

以興叛主不忠斬以殉

據鄞縣志引敬止錄及永嘉縣志列女傳增

明善在千佛寺

被襲後罪門者周士行魏忠囚將斬之士行弟士威詣獄吏請

曰吾兄弟皆孤藉外祖母夏以存今夏年八十六非兄弗養吾

無能焉願以身化獄吏憐而易之士威遂遇害忠將被刑子保

趨刑所以身蔽父曰是夕守門者保也伸頸受刃父得釋縣役

胡義事公寬兄公源明善捕劉黨亦被執子野廬挺身出曰事

劉君者我也執父奚為遂斬野廬而釋其父野廬時年二十一

據永嘉縣志瑞安周樂父晟通經能文方氏拘晟置海舟上樂

隨往事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沈晟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幸留

父侍養請以己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元史孝友傳又

有永嘉丞達海及鄉進士趙惟恆皆不與方氏國珍並沈之於

江據鄞縣志增按原本是年繫以周嗣德遣弟誠德敗閩枯賊於香山又敗之徐洋擒吳悌五降張希伯等語考此誤據平

陽乾隆志周誠德傳蓋未考平仲集周嗣德墓誌銘及誠德墓

表也香山徐洋兩役皆敗方明善與山寇無涉且未必在此歲

乾隆志之張希伯疑即平仲集周公墓誌之張仲卿降在十五

年吳悌五乾隆志別作吳成七疑即瑞安志山寇之吳成大或

即平仲集之吳邦大亦戮在十五年若吳悌五之獲平仲集不

敘年分而最在諸賊之後乾隆志乃敘在十四年皆誤今悉刪

之

十九年己亥三月國珍以温台慶元獻之於明遣其子闕為質明

祖卻其質時明已取婺州據太祖紀方傳修原本謂已取婺括二郡按括下在是年十一月此時未

取也十月元授國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順帝紀明亦遣授行省平

章國珍以疾辭明太祖紀

周嗣德遣弟誠德擊走閩括寇吳悌五尋引兵蹙之象原購得

悌五併三恢酋鄭子敬送於閩省誅之是歲經略使普顏不花

李國鳳在閩遣從事曾堅分御賜酒勞之承制擢嗣德行樞密

院判官平陽山寇至是悉平嗣德以是益修內治據平仲集兩周墓誌表順

帝紀參增按陳高不繫舟漁集送曾子白員外序十八年朝廷命省臺重臣經略江南曾君為從事官明年君以褒賞功績之

命來温之平陽是知為十九年事

二十年庚子夏京師旱嗣德遣弟紹德漕運糧二萬五千石上供

紹賜龍衣御酒按此事見平仲集嗣德墓志而順帝紀不載蓋時亂掌故缺軼多矣後倣此授嗣德

行樞密院判官誠德温州路總管府判官紹德同知平陽州事

時方明善以樞密院判官制溫嗣德不為下據平仲集增有鄭子敬

天真天民者以策干嗣德弗用遂嗾明善併平陽據溫州府志修明善

屢以舟師來軋嗣德屢卻之自以一州抗國珍三郡非萬全計

進父老語以故欲委地去父老不可乃遣弟明德往謁國珍被

留不遣據平仲集周公墓誌修按不繫舟漁集附錄揭法陳子

解兩家之難當在是時但不能定其年耳大抵嗣德於十九年前皆攘山寇二十年後皆攘方寇原本是年據平陽乾隆誌周

誠德傳擒賊首鄭長脚等境內乃安按鄭長脚疑即鄭子敬前以平仲集嗣德墓志及不繫舟漁集送曾子白敘考之當在前

一年故茲從刪

二十一年辛丑夏嗣德遣都事張居錫漕貢京師進同簽行樞密

院事降分院印誠德浙東道宣慰司使副僉都元帥明善舟人

妄受一錢士有志于學而力難自振者往往典質以資給之地
方有獨行異節有關名教者輒首先捐廉倡率以表彰之迄今
湖之士大夫猶切去思焉

二十二年丁丑年四十五歲

二十三年戊寅年四十六歲

二十四年己卯年四十七歲

是年有上阮相國書

書云國瑚頓首久不奉牋

記自願駑下不能舉辭居學官無事竊欲立六經一說依附傳
後自念假手于人無用何用之天下有用書古今盡在且用不
能願求爲人用乎又念古今書有易言易盡者有難言難盡者
苟質敏心勤雖繁重悠遠天地積算布指可得以理衆驗法習
成故也天下有其理理不傳有其法法不傳天下竟無從傳者
有二天地律書聲音不有其人天地葬書理氣不有其人二者
皆在易也律書其人知治亂不能爲治亂葬書其人知盛衰能
爲盛衰願聲音一道古矇師以爲守儒者尚從而習之理氣一
道墓大夫不以爲教儒者盡從而棄之儒者好以名物爲議論
苦以成事爲規模者也六經中聖人常言天下萬世常用可也
聖人不言天下萬世不用可也聖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天下
萬世遂以不盡其言不盡其意不盡其用可乎聖人不盡言何

言不盡意何意天地陰陽也聖人不可使天地陰陽人人知人
人用又不可使天地陰陽人人不知人人不用仰以觀於天文
俯以察於地理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天地陰陽也葬也聖
人不盡言不盡意之教也墓大夫不以爲教者防俗失止禮棄
聖人有隱慮者也不然葬取大過天地陰陽盡乎易矣聖人豈
無言而有言者乎以易常理言之中正而已中正則於身於家
國其象吉不中正則於身於家國其象凶聖人言之天下萬世
守之而無不然者也聖人取大過陰陽中正而已中正則陰陽
和天地山川小大生人于家于國爲正人于天下久長不中正
則陰陽不和天地山川小大生人于家于國爲不正人于天下
衰敗此自然理也家國大者自在天地天地何爲而然非陰陽
雖天地然乎聖人以此人所不能與而後聽之天地不以人所能
與而皆聽之天地也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何能也人謀鬼謀百
姓與能何能也人謀生人之始鬼謀生人之終人謀鬼謀謀生
人之終謀生人之始也皆在天地陰陽設位中聖人成能百姓
與能者也著龜易取象者易取數者幽明之故而幽明生死之
說而生死非著龜能也象陰陽龜是象數陰陽著是數聖人告
之以著龜之象數用陰陽不當復以陰陽之象數用著龜矣莫
大乎著龜用著龜象數爲用莫大者也用莫大乎聖人也竊嘗
謂易不可以常理常象說必究明天地陰陽死生之故及陰陽
五行之數之象之氣六十四卦知五行之氣所以通五行之數
所以配五行之象所以成一卦互交何卦正互何卦對待何卦
反對何卦顛倒何卦錯綜何卦先後天何卦上下序何卦而後
其象可得而睹其理可得而言然一卦出入數卦其數卦又各

自爲卦欲執一說以見陰陽之用而又不能如用火用木不見木不見火聖人立象以盡意正此意也瑚不揣箸周易葬說一篇據易說葬意也借葬說易象也易陰陽不能說說葬易陰陽明葬陰陽不能說說易葬陰陽明于說易說乎其端易當如是說于說葬說乎其底葬當如是說從儒者言希夷先後天理即其理周子太極象即其象邵子經世數即其數從術者言郭氏經即其經邱氏楊氏書即其書指南二十四字代卦爻推衍陰陽當位不當位卦爻相雜成文易雜卦盡在焉取諸大過聖人之情見乎辭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信夫天地易簡而已大過陰陽易簡而已天地相似聖人成能易簡而已百姓與能者也儒者皆不肯言謂聖人不言也聖人不盡言不盡意不盡何謂也生生之謂易不盡生生也是以大人是以廣生天地之大德曰生葬生人大本陰陽生人大用易百物不廢生人大用生人大本易生生廢生生陰陽于何用之易人用之人道地用之地道天用之天道人仁義地剛柔天陰陽用人廢天地不用非易也人始于天終于地始終於天地而人不能用天地非易也儒者不肯一人言何以故謂吾道非彼術也不知易體之爲道易用之爲術聖人不言所利而用爲道常人利而用爲術道不可不明以故道之體顯道之用隱也術不可不慎以故術之用顯術之體隱也儒與術各不相習儒者離乎用以天地爲虛術者離乎體以天地爲僞是故道無術不行術非道不可用矣世葬書術而非者非易也世人殉乎其俗失體棄犯聖人之慮而又不得陰陽之用生人大患也非夫聲音一道是不足爲治非是不足爲亂而可從其是非是也易陰陽是則是葬易陰陽

非是則非葬孝子於親仁人于天下非葬不可者也儒者奈何
不推本大生廣生之說少傳易道之用於後世乎聖人天道命
不傳傳其不待告易告後世常在也其人儒者自爲之庶乎可
也竊謂此篇生人有用者于易說乎其端而天地陰陽之用可
執此而盡其變矣敢錄上俟閒暇
賜覽焉陳據太鶴山人文集增

二十五年庚辰年四十八歲會試不第歸

道光元年辛巳年四十九歲周易指始屬稿先是 府君學易十
有四年嘗云易家言漢言宋各究心病其於聖人言皆無左驗
廢然反之易惟十翼是問何謂象告情言聖人不欺余辭所
之可也易六爻文始終具六爻質易一封質之諸卦易一經質
之聖人諸經及古微言大義同乃敢僖諸心明諸掌至是撰著
易指又十有六年而稿成 是年十月爲長洲顧沅作賜研堂
叢書序序云余于山一升岱之巔窺碣石以東蒼蒼而不能諦
也欲捫天柱拄杖玉女之盆而趾告頓矣倒囊出闔門
市泥車瓦狗不足于兒翫而欲問大秦之耳璣于闔之腰玉臧
奴唾其笑矣習辯穀之方龜腸者三日受命監大官廚毀杯水

甌鼠果然不信始皇蠶食能畢六國余之於書大抵然矣一寸
之目一縷之心昏如輒鈍如推其不足以矚九天之上窮九地
之下明矣長洲顧子湘舟方大鏤書以告余苦余則然世固有
空洞之輩吞若雲夢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帶芥顧子或不能
苦之而徒以苦余無容也雖然余亦自有我法顧子不能苦余
而反以助余快何者長夏之次樹蔭百丈大寒之廬綉幕一重
茗椀長設地鑪復開周公之夢方醒孔氏之談亦倦抽此一編
置之膝上未嘗不如清風來温耐沃也此時也顧子之書又何
異華氏之青黏漆葉體一不快而投之五藏利三蟲去也則欲
以苦余而竟何如迺方聞者不然而方且責其殊義詭制纖詞進
仲舒之說用李斯之計則吾輩荒陋之黨利之而雕龍騶談天
衍掘然其不服二者未得其平余又起而調之觀河海者之遼
目不得議懸雷鈞突之非水而宴曲室者之密耳奈何厭明堂
大會之鍾石噌吰也顧子但輯而行之賈胡剖腹以藏珠有好
之者毋聽異同之說不休也顧子近閭門之市余嘗倒囊過者
貨別隧分不貲之物中國勿名豈以窶人多而罷市哉陳據太

鶴山人
文集補

二年壬午五年十歲

府君初次俸滿入都

謚按方成珪寶研齋
吟草自識有云道光

壬午偕端木鶴田出都車中同坐相與談詩鶴田謂余曰子從
事於詩也久亦知詩之不易言乎觀理不精則無以深其旨趣
也讀書不富則無以壯其波瀾也非徧識乎古今之體裁則無
以通其變化非靜調乎陰陽之氣脈則無以養其中和故人人

言詩而詩之途寬亦人人言詩而詩之途窄鶴田固深
於詩者也而其言若是此則可以知國瑚論詩之旨矣

府君病堪輿家三合元運之蔽於俗說纂周易葬說後序云天

六經已耳其他有用書用六經已耳六經之用皆道用而民咸

用之則成乎藝是故藝者皆道之至精者也神農作本草黃帝

之臣作素問本草素問於後世藝文出雜家以下古聖人如神

農如黃帝之臣豈無可以為天下後世而是雜家下者為不知

為天下後世莫先於濟生莫先於救死不足濟生不足救死雖

出六經無用也醫書生死然矣葬書其生死於醫書何如葬上

世不封不樹後世聖人封樹可也蓋取諸大過何取諸大過而

葬之道盡乎易矣通乎易不必知醫通乎易未有不知葬通乎

易不必知醫所以世上世有本草素問也通乎易未有不知葬所

以上世不有葬書也今醫書難者人人讀人人可解讀久而愈

以解葬書難者人人讀人人不解讀未久而入自以為解人人

不解自以為解為天下後世生死也大矣不避狂瞽注葬書四

篇法是葬理是易又本易作葬說郭氏楊氏來未一人言庖犧
文王周公孔子明明言者乃在六經內也由乎此則由乎生之
道不由乎此則由乎死之道易生死之說本然也生死之說本
然天下後世何可不然不然非葬也道乎藝乎有用乎無用乎
葬雜家以下者也予亦第出雜家以下用六經之
用於天下後世而已矣陳據太鶴山人文集補
曾地理元文一書釋之曰柔與剛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中天地而立三極之道者也人自道其道非仁無處非義無行則不求之天地而天地之陰陽柔剛日與人之仁義立而三人之道豈有不存者乎是則取諸大過之葬何必問陰陽柔剛之於天地何如哉然而聖人之訓天下不外乎世人心之故積善之家不曰積善而已而曰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不曰積不善而已而曰必有餘殃餘慶餘殃者世入皆有之一心賢子孫之於祖父賢祖父之於子孫其心皆餘慶餘殃者也苟可以有慶何弗爲我祖父而有之苟可以無殃何弗爲我子孫而無之積善之家而曰吾積善不積不善之家而曰吾不積不善而責有善之慶無不善之殃於天地乎必不敢謂然矣然則葬也者慶與殃之大者也責之冥冥吾既不敢已信責之昏昏吾又不敢人信然則如何通天地人之謂儒人而儒也仁義不知乎陰陽不知乎剛柔不知乎陰陽剛柔葬之道也葬事親之大事也立人之道仁與義此仁至義盡事也儒乎儒乎可弗知乎陳據太

鶴山人文集補

是年冬同年徐鹿苑明府至爲製序文尋刊行於江

右

三年癸未五年十一歲

是年出都

謚按龔耳珍定會詩集有癸未送端木鶴田出都詩天人

消息問端木著書自署青田鶴此鶴南飛誓不同有鸞送向城頭哭鸞鶴相逢會有時各悔高名動寥廓君書若成願祕之不局三山寅五嶽七律一首上條方說壬午出都疑誤據增

四年甲申年五十二歲 是年三月納側室林氏 鹿苑明府邀

府君至紹興游禹穴南鎮時將赴江右握別而返 冬十二

月子百祿生

五年乙酉年五十三歲注易指六十四卦具

六年丙戌年五十四歲

七年丁亥年五十五歲易指十翼及圖象具 是年六月杭州龔

定庵舍人自珍問易題解以向易說所無者訪 府君詢所注

易大義說數條 府君以乾初九不易世一節說之舍人以爲

聞所未聞云 七月湯雨生都督貽汾官湖州協鎮以詩文相

往來甚相契重 又作易圖數紙上阮芸臺師 冬十二月子

百禮生

八年戊子年五十六歲 府君二次俸滿赴省驗看兼送鄉試居

傳之中從謙善友附見莊紀之末夫涇渭不分荆凡一律游俠與儒林比肩道家與法學接踵後來讀者何以勸懲歐陽則義兒有傳伶官有傳先爲標題後詳實事覈諸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之義後先輝暎褒貶森嚴此其可傳者二也五代之亂極矣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謀一時之富貴貽千古之唾罵張文蔚薛貽矩揚涉張策等是也辭爵祿於山林修孝弟於鄉黨張薦明李自倫鄭遨石昂等是也惡者多似狗雞大惡必特加指斥善者稀如麟鳳小善必力爲表彰則歐公唐六臣傳及一行傳所載或甘心賣國或抗志立身或願爲大盜之臣或不受刑人之辱瑕瑜莫掩臧否難逃至今思之歎歎太息此其可傳者三也晉少帝重貴旣爲晉高祖之後封皇伯敬儒爲宋王斯如劉邦踐祚傲俎上之太公虞舜臨朝臣海濱之瞽瞍人倫大變薛史循例而書歐公則著論

特表而正之馮道文墨起家相四朝事六帝方自敘恩榮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盃老而自樂樂何如之其無恥如此薛臣乃置諸周臣列傳誤矣歐史置諸雜傳且謂國無四維引王凝妻李氏斷臂之事證之得微婉之風爲亂賊之戒此其可傳者四也他如趙甌北札記之所言王西莊商榷之所取尤指不勝屈褒貶書法嚴而正矣然薛史據列朝實錄事蹟頗詳歐公仿馬遷遺文體例尤謹薛史病於叢脞歐史失在闕遺二書蓋不可偏廢若選舉刑法之詳禮樂職官之要上繼唐餘下開宋始者能於薛史是棄乎不以五代爲僞朝直尊五代若正統此薛史致誤之由歟

恨李

太史遷以下無通史李延壽取宋齊梁陳之書節爲南史取魏齊

周隋之書節爲北史或尙有通史之意乎新唐書稱其刪落釀詞頗有條理過本書遠甚僕竊疑之夫國史人物以清濁而分家譜本支依長幼爲敘彼霍光去病班氏以同氣分編賈誼屈原遷史乃異世合傳明此道也延壽南史則不然謝晦傅亮並劉宋顧命之臣王儉褚淵爲蕭齊建邦之輔宋書齊史名相肩隨延壽則亮居劉穆之之侶晦列諸謝姓氏之間儉居王曇首之門淵居諸褚子孫之內視國史爲家牒其明證矣蓋南朝風氣蕭子顯所謂世祿之盛習爲舊準君臣之節徒致虛名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盼如一者信當時實事然也延壽作史亦不以朝代區分但以門地類聚王謝濟濟柳陸紛紛生本一家仕各易代何其怪哉若未卷帙之不均也宋占三十一卷齊占十二卷梁占十七卷陳占七卷王融入王宏之傳謝眺

入謝裕之傳柳世隆入元景之傳而齊幾無人矣柳慶遠不與曹景宗同傳蕭穎達不與夏侯詳同傳柳惔不與席闡文同傳而梁幾無人矣劉峻附懷珍之傳徐陵附徐摛之傳而梁陳二代文士失色矣至於里巷諧謔之語鬼神譎怪之談逆臣篡國之禎祥昏主破家之妖孽詞章者資以增奇談說者藉以惑衆屑屑而書不憚詞費乃軍國大事如持節爲都督或刺史者後世名稱複雜不似秦漢以前職掌殷繁須表軍民之別延壽則好以省字爲能而真相全非矣刪削原書須加抉擇采擷故事必貴雅馴延壽於宋齊梁陳四史蓋刪削不當而采擷尤濫者也宋代刪劉裕祖宗姓名齊代刪蕭氏祖宗姓名是矣沈約自敘累牘連篇法遷史之通型學王充之舊習非曰不朽聊用自娛延壽爲約作傳備錄原文非約之爭臣直約之孝子耳彼江淹下獄錄其上書孝標絕交載

以慨世此猶曰文有關係約之自敘則何耶孔琳之議用穀費錢之利弊羊靈符徙墾田治湖之民氓羊玄保廢叛吏之制沈曇慶立常平之倉並關民生之富貧國計之休戚宋書既立專傳復附讜論南史刪之亦爲無識蓋延壽學識固以瑣言碎事爲工不以國計民生爲念北史回護隋文尤多曲筆代王達滕王道之死也以伏誅爲目尉遲迴王勅萬之起也以好亂爲詞介公夭折不言遇醜而崩開皇改元亦錄勸進之作叛臣篡逆針綫無痕義士沈淪斧鉞莫避私家著述豈若斯耶旣而熊蹯未熟隋文同楚成之悲鹿聚無倫揚廣爲晉獻之行北史但書高祖崩上卽位於仁壽宮而已此事已異代不須忌諱而忌諱者也楊元感李子雄李密宇文化及爲隋室叛臣或跡同陳涉之鳴狐或事比趙高之指鹿例以漢書王莽宜居傳末比之梁史侯景應置篇終北史則以元

感附魏臣楊敷之後以子雄附魏臣李裔之後以李密附周臣李
弼之後以化及與其父述同傳事本同科人分異代又大謬之尤
也魏臣有長孫嵩而以其遠孫儉附之儉周臣也魏臣有于栗磾
而以其遠孫謹附之謹周臣也齊書有封隆之良臣也北史入之
魏臣封懿傳中魏書有酈道元文士也北史附之魏臣酈範傳中
此與南史所編視國史爲家乘幾覆轍之相尋齊本紀封儼王東
平一事而兩書之魏書陸俟傳俟子馘馘子琇凱凱子暉恭之馘
弟麗麗子定國定國子昕之昕之從兄子子彰定國弟叡叡子希
道希質北史所載俟子馘馘子琇凱凱子暉恭之恭之子暉寬馘
弟歸歸子珍珍子旭旭子騰騰子玄玄弟蝠於融之下重序馘弟
麗事實於譜系則祖孫父子不別於時代則魏齊周隋不分吁異
已楊遵彥在鄴居守誤以高德正當之魏長賢言足立懦誤與魏

收同傳慕容德先鎮鄴而後拜相僭僞附庸傳乃併爲合稱儒林
始於梁宋入如鮑照之詩徐爰之史山謙之蘇寶生之流非文苑
良才卽士林鉅子延壽不錄皆尙其小疵也蓋南北史無他技但
以刪削遷移爲務刪削不許其事之有關係與否但以減官名裂
字句爲工遷移不問其人之應離合與否但以編家傳忘品彙爲
先不知官名減則職掌不明字句裂則事績必漏家傳多則朝代
難分品彙忘則褒貶相互以太史遷之才刪削遷移左傳國策援
引多誤况延壽乎後來者可以鑒矣

國志

三國志可以爲正史乎曰五代尙有史三國之君非五代之君也
三國之臣非五代之臣也然五代有紀而蜀漢無紀五代有志而
蜀漢無志豈五代相沿稱制而三國並立爭雄性質不同乎蓋陳

壽之罪也壽師事譙周夙昧忠孝之義晚官典午屢遭廢辱之憂
既忘故國遂媚新朝以晉受命於魏魏受命於漢而吳蜀不足道
也於是以漢丞相之爵加魏皇帝之稱不錄陳琳露布之文而載
潘勗冊命之作董承仗義謀泄而書以伏誅伏后勤王壁匿而命
難自活斯真曲筆豈爲直言既而黃龍白雉曹丕得國之祥捧璽
登壇漢獻稱臣之慘國志於魏之封吳王則書之幸許昌則書之
五嶽四瀆之祭則書之首陽作壽陵則書之鄙善龜茲于闐王各
遣使奉獻則書之壽之心固以魏爲正統矣未幾而齊王芳爲司
馬景王所廢則承命於太后司馬昭犯高貴鄉公之蹕之假手於
賊臣非魏略晉紀魏氏春秋原文見於裴注後世讀史謂伊霍何
以加諸蓋壽爲國志於魏室方興則黨魏而抑漢於魏室將滅復
黨晉而抑魏衡裁既失體例尤非華歆小人也

不書其破壁奪伏

九書經集解十七葉

上原空一格此誤連前節導字寫

案乾隆温州府志十九行

十九當作二十七

存十三行

下挽家仲父校刊本六字注

又本於蘇氏覺廿二行

蘇字孫之誤

遂以此附卷於後十六行

附字原在卷字下此誤到

曲禮謂大人以上二十行

人字夫之誤

孔子曰十五行

子字氏之誤

而魯頌廿一行

原稿下有可廢二字為一行其次跳寫王應麟

困學紀聞三下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

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

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為周正可乎漢歷幽王無八月

朔食而唐歷則有之識者疑其傳會而為此也愚案鄭箋謂周之

十月夏之八月故歷家因之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不為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為陽月朱文公從之一百六十五字下空一格接寫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十八字復跳行寫宋元學案四十四員外陳少南先生鵬飛解詩則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二十八字然後與可廢深甯先生不以為然一行銜接此刊誤落數條依稿補正

詩序出於漢儒廿四葉四行原接前寫此誤跳行

令從陳用光本廿五葉三行注令字今之誤

尊意以為何如十一行何如原作如何

夏氏未見止齋廿六葉六行下挽集字

可證毛詩自有所本十一行詩字說之誤

古史官掌事也行注 掌字記之誤

經義考一百八注曰未見 武英殿擺印本張海鵬墨海金壺刊

本經苑本廿八葉 經至見十字原在經苑本之本字下空一格

寫此誤移前

其中如謂標梅為父母擇壻行十七 擇上脫之字

引烈女傳為證廿九葉 烈字列之誤

遂指為商世之先三十一葉 三字王之誤

武王之祝山川也行十 祝字祀之誤

藝文門載其卷數三十三葉 門載兩字間誤空格

國史經籍志二授經圖四作十卷行八 二授兩字間原空一格

此誤連

因以為號三十五葉 因字下脫聚珍板本無因字今據文獻通

考增十四字注

萬歷温州府志廿行 下脫宦業傳三字

咸豐樂清縣志廿四行 咸豐乃道光之誤

方氏三十七葉 是行之前原有明字一行亦頂格寫此誤落

截前塔後遷就其題目廿四行 塔字搭之誤遷上脫以字

大揮三十八葉 揮字當作輝

毛詩謹守師承十五行 詩字公之誤

使毋以辭惑十六行 使下脫人字

不欲口以儒自居十九行 闕自字

口還其是二十行 闕各字

口口口口口略跡傳神二十行 闕無不曲搜旁討六字

口久儀其人二十四行 闕余字

助之口行三十九葉二行 闕刊字

止菴退叟孫口口行十七 闕某某二字

姓口口名大輝十八行 闕夏氏二字

口號逸民十九行 闕自字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廿二行注 七字下原空一格而接寫乾隆永

嘉縣志二十演注作講義十三字此誤落

康熙庚午舉人四十葉一行 庚午當其作癸酉

詩義解頤未見 延釗案平陽新志云一卷今存鈔本

刪定周頌五行 是行之後原有未見二字一行此誤落又案平陽

新志云意定周頌一卷今存鈔本

卷三

井以九為起數二葉八行 原依訂義錄無為字

及異姓 王所尊者十三行 尊上挽特字

為方百里者九十九三葉十行 原似訂義錄無方字

方柱隅四維也四葉十行 延釗謹案維字墨子經上原作謹畢沅

云謹疑維字此從畢說作維厥後公箸間詰則云謹疑雜之誤雜

匝也引呂覽淮南為證以為畢說未確即此一條觀之可知公中

年以後於志稿未嘗有所改易也

直齋書錄解題二九葉 原跳行寫此誤并前條

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三行 三字之之誤

葉適王文叔周禮序七葉十行 王字黃之誤

口則是但不必謂旁加算法之人廿三行 方匡闕其字通志堂本

算法二字在其字下則字上當据乙

約在官之齒八葉四行 約下脫其字

文苑

內篇

明代平倭諸將紀念碑

樂天陳君墓志銘

退思齋詩稿敘

籀公樓記

報張孟劬先生第二書

徵求東甌書畫名家事略啓

題孫仲容師學務議稿後

丹霞寺訪李忠定讀書臺

過毛鶴舫先生安敘堂故宅

探花樓歸途口占

仙巖紀游

平陽過黃梅生雙溪草堂

季思招食鱸魚

外編

辛白詩鈔敘

意園詩鈔敘

劉紹寬

林損

宋慈抱

陳謚

夏承燾

李翹

劉紹寬

黃迂

前人

林損

姚珠

宋慈抱

陳闥慧

褚傳誥

冒廣生

文選集聯

(續)

楚

通其條貫考其文理
協降三善仰敷四德
煥然冰釋怡然理順
超然遠覽淵然深識
厚下曰仁藏往伊智
昭章雲漢暉麗日月
玉質幼彰金聲夙振
布葉華崖飛藻雲肆
陽葉春青陰條秋綠
閑心靜居結志區外
經緯禮律清輝自遠
修學敏行纂承基緒
辨章舊聞研精覃思
敷弘體理研其明哲
馳聘文辭思弘儒業
怡寄典墳靈鑒洞照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
從復九國橫制八戎
文若春華思若湧泉
曄若春榮瀏若清風
探情以華覩著知微
牢籠天地彈壓山川
忠節允著清風載興
植根芳苑擢秀清流
靈草冬榮神木叢生
含光醇德養素丘園
敦尚謙讓雅俗所歸
推賢恭己銓品人倫
纂修洪葉邁德種恩
雅仗名節樹之風聲
沐浴玄德允迪大猷
纂戎洪緒茂德淵冲

明代平倭諸將紀念碑

劉紹寬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中日事起東省淪陷期年而榆關熱河相繼失守平津幾殆論者咸痛國威之不振軍氣之不揚也今夏浙江第四區縣局行政會議瑞安縣長陳公成提議爲明代平倭諸將立碑議云方今倭患鴟張無異前明然昔時溫屬被災賴有戚繼光湯克寬牛天錫等協力禦侮得以漸次救平今者武器戰術旣難勝人所持者民氣忠勇耳亟宜表章諸將立碑紀念藉以激揚民氣俾得奮起圖存恢復失地議上得允溫屬諸縣各立紀念碑永嘉教育局局長董君鵬超承縣長張公感塵命立石以碑文見屬余維明代倭寇擾及東南七省氛惡甚矣而與今日之日本則情勢有稍異者明史日本傳謂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人入寇山東濱海諸縣此倭寇之一因也

朱紉傳言明初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闌出入勾倭及佛郎機諸國入互市閩人李光頭歛人許棟爲之主勢家護持之漳泉爲多將吏不敢詰也或負其直棟等卽誘之攻剽負直者脅將吏捕逐之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怒恨益與棟等合浙閩海防久隳戰船哨船十存一二倭剽掠輒得志益無所忌來者接踵此又一因也然余聞師馬相伯先生云明寇非盡倭人中國之經商海外挾資歸者官吏卽坐以通盜誅其人籍沒之商民無所歸因引倭入寇故能熟諳形勝深入內地此又一因也是則明初之倭寇皆華人爲謀主以攻剽爲能事初非有爭城掠地之思與後豐臣秀吉之用兵欲以侵中國滅朝鮮者且大異而以視維新後之日本挾帝國主義以爭取殖民地者尤不可同年語矣是故明之治倭者肅清盜源在國內不在境外方倭初

熾時朱紘提督浙閩海防軍務首捕奸人許棟光頭皆就誅戮惟
爲勢家搆陷以死至爲罷巡視大臣致海寇充斥毒東南者十餘
年張經繼任總督卽選將練兵爲搗巢計雖爲趙文華讒氣然平
倭諸將廬鏜俞大猷湯克寬等皆經所擢用者也胡宗憲諂事嚴
嵩文華人品不足論然倚以治倭特著聲績其誅海寇汪直徐海
陳東麻葉諸酋則大憝去而倭勢衰矣由是四出征討所在夷滅
卽戚繼光湯克寬等甯台溫之捷其方略皆受成於宗憲也迨宗
憲以黨奸敗戚繼光俞大猷移師剿倭閩粵浙撫趙炳然乃一鼓
以殲浙寇是則明代平倭諸將之功固班班可考者也顧余謂戚
繼光之功尤有可紀者初繼光守台金嚴三郡見術所軍不習戰
而金華義烏俗稱慄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
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驅逐乃因地形制陣

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船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今讀所著練兵事實一書知其於平倭之功獨稱完美蓋非無故而然者夫天下安有武器不精戰術不講而惟以空言激揚民氣欲以恢復而圖存也哉且夫吾溫屬之民氣亦非不壯且偉矣樂清之趙連方輅等以士民禦倭死者前後不下十餘人平陽之陳老至以一身之死悍蒲門一城其烈與趙連諸人等是固所亟應激揚者然非有戚軍之精銳以救平於其後則諸義民之陷胸斷脰迄無所授以死究亦何補于國家哉然則今之激揚民氣將如何曰民氣之可用須養之于平日非激之於一時今世武器戰術至矣精矣然使驅飢疲離散之民授之武器教之戰術必不以應敵故於其民也必先有所養以膽其仰事俯育之身有所教以導其親上死長之義然後赴湯蹈火無不如志所謂激揚者如

是後之治軍者能師戚氏治軍之意精求武器戰術而後能善作民氣而用之則國何患不強地何患不復是則區區紀念之意也夫

樂天陳君墓誌銘

林 損

益陽湯海秋窮老盡氣成浮丘子二十萬言曾滌生哀之惜其才之未盡也外兄陳君樂天年十八卒遺著已數萬言其精嫻固未敢晞海秋然所作強心賦載在報章傳之大都通邑人爭誦之其亡也吾仲舅哭姪而慟家國之誼骨肉之情微斯人之慟而誰與海秋以競服大黃一夕暴下遽殞君則以粗糲在喉哽咽致病綿歷經月羣醫束手緩急不同其溝閔之初殆未異也君生平慕陳同甫之爲人故所爲時有幽燕豪士之風而學養未粹桀驁之態乃亦同於海秋海秋使其子問名於鄒卒以隙末絕婚君聘妻何

氏聞君死遂以身殉則海秋不及君子少君十歲皆以幼慧稱讀
書經眼成誦或妬者曰慧者慮不能壽予幸免於詛而君適驗其
言天讒司命固如是乎以是思哀哀可知已君死後家人時時若
聞鬼嘯於梁君之志可念也君名朋名之音蓋與海秋同旣而以
伯兄孟冲先生子謚承君祀謚長請銘其墓銘曰
湘之與浙地於何有湯之與陳世未相後浮丘子行君宜不朽鬼
而能文盍續以爲名山之壽

思退齋詩稿序

宋慈抱

民國十三年秋余在郡聞王筱牧先生歸道山旣爲詩以哭之越
八年辛未夏五先生之孫中時抱遺詩來乞編定目錄余輒序諸
簡端曰癸丑冬月余因亡友薛儲石識洪博卿廣文復因廣文識
先生時當清朝革命以後徐班俟侍御自杭州歸黃叔頌觀察自

武昌歸胡蓉村大令自寶山歸與先生俱身歷滄桑藉作詩以抒其黍離麥秀之概而官斯土者冒鶴亭監督方建永嘉詩人祠堂於玉介園遺址輯甌東先哲詩爲永嘉詩傳招陳墨農大令董其事墨農豪飲喜高歌往與先生仕皖甚相得冒氏於先生分校江南鄉闈時尤屬雅故蓋一時壇坫之盛雖汐社復社不過也余於彼時年甚少然以讀書學文自命取歷代詩派評隲短長仿劉子元史通體例名曰詩學芻言都十六篇先生見之有鑽研風雅多心得侃侃論詩最起予之句旣而余以國志樂府示冒氏冒氏至先生許詢余家况學詣甚詳先生掀髯笑語之曰君留心甌郡古人未已復留心今人耶後冒氏嘗爲余言之然不數載而侍御以渡海死觀察以憂傷抑鬱死冒氏奉令調京陳氏亦肺疾不起存者惟先生及洪氏胡氏耳每過予於座未嘗不慨世變之靡常年

壽之不能如金石而爲累歛太息者也先生嘗成進士以知縣官
皖有政聲會以事挂冠歸歸而諸子孫咸各自樹立無簞瓢之憂
日與二三同志泛棹城東湖畔藉絲竹自娛其卒也年七十有五
比黃陳諸公爲壽蓋其得天者厚包周身之防者至矣迨今茲讀
中時所攜之遺稿則先生往時與黃徐陳冒諸老倡酬篇什俱在
焉而洪氏胡氏少先生數歲先後各爲鬼錄不尤足歎惋乎哉顧
予竊有感者先生與世俗和光同塵不爲伯夷而願爲柳惠予少
時恆詫其詩文酬答之太濫三十以後涉世深而閱歷富見庸庸
者享厚福硜硜者必無以自容爲詩文亦然譽人太過者人不以
爲罪毀人而稍露端倪者人必出死力相煽構然後知先生詩文
不以太濫自嫌殆先見及此者耶昔龐統性好人倫所稱述多過
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曰天下大亂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

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而爲善者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統之言如此讀先生詩有可以知其德量與統同等而世事盛衰存亡之感爲余所目擊者輒拉雜書之以付中時亦可爲異日誌鄉邦文獻者之考證也

籀公樓記

陳 謚

有清之季兩浙治樸學者有德清俞先生樾定海黃先生以周與瑞安孫先生詒讓皆承休甯戴氏之後於是世所謂白衣宗也當是時吾甌學者孫先生父衣言仲父鏘鳴方以宋儒陳傅良葉適永嘉經制之學倡導後進而樂清陳先生虬平陽宋先生衡瑞安陳先生黻宸並起是將救民於水火之中然孫先生獨好六藝古文治訓詁校讎之學絕精是時海甯唐仁壽德清戴望儀徵劉壽曾亦皆治樸學孫先生與游江甯學益進而私淑鄉先達孫先生

希旦方先生成珪之墜緒當是時德清定海二先生皆以高年碩望爲天下國人所矜式者久矣而孫先生最爲晚出故名亦最隱及餘杭章炳麟獨稱之謂孫先生學術龍有金榜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四家其明大義鉤深窮高過之所著周禮正義墨子間詁其精博足以摩緻姬漢三百年絕等雙矣於是今世治樸學者始皆稱籀膏先生乃大著於世云鄉之普通小學孫先生所手勑也共和十五年三月校長余君思勉築樓以繪先生像爲祠祀之榜其門曰籀公之樓將以志其不忘也詩云旣見君子云何不喜敢不拜而爲之記

報張孟劬先生第二書

夏承燾

孟劬先生撰席再奉還教督誨委曲感荷無似慈湖之學失墜已久先生拈出其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以藥末俗物慾橫流甚盛

甚盛東萊文獻導浙東史學之先路而當時朱子卽譏其博雜後來更相附和與永康永嘉同蒙世詬然多識蓄德正浙東學風之長處與程朱言道統篤守一家者不同水心題周子實所錄謂近世以心性通達爲學而見聞幾廢可以蓄而猶廢之狹而不充爲德之病矣此正爲東萊張目之論後人從程朱以詆浙東諸儒皆偏阿門戶之見不足當水心一映也亭林以實學拯明季之空疏而今日考據積弊卽承亭林而來而不可以此咎亭林所謂雞靡豕零是時爲帝先生謂今日若以亭林學亭林者必非亭林洵確至之論世變亟矣甚望有水心亭林者起而拯之舍先生其誰哉二雲遺緒承燾豈所敢承以平日讀宋人書較多妄有意於宋史實未敢冒昧著手竊念厲樊謝最熟於南宋掌故而其平生著述遼史拾遺以外惟搜摭瑣聞爲南宋雜事詩南宋畫苑錄東城雜

記諸書與前人論劉孝標之注世說涉跡同譏承燾之學尙不能
望樊謝萬一何敢妄有論議以年來襲積瑣細侏儒自傷願思稍
稍從事廣者大者以自砥礪怙先生見愛一發其狂瞽尙不斥爲
妄謬乎承惠蒙古源流箋證俟暇細讀當續有乞教先此拜謝敬
承道安不次

徵求東甌書畫名家事略啓

李翹

夫玉清雲構傳雁蕩之飛泉丹鼎烟浮著龍須之古蹟峯標斤竹
謝客詩清濤擁木榴蓬山景勝松風半嶺梅雨一潭神工剜結翠
之巖江月照懸虹之嶂地靈旣異秀質自輝振碧海之漪瀾家操
和壁問浮提之淳漆人握蛇珠原夫書畫者心聲心畫闡玄祕於
靈襟得意得神播秀風於遐軌信足稱一邦之妙與六藉同功者
也粵考吾甌舊志甄采書畫之士屬縣志乘記錄翰墨之儒散見

諸門厥分四類爰揭其綱目俾明其體裁聿觀廊廟之士帷幄之
臣蒞政理務維情輔教或謀謨以定國或忠恪以當官未有洞澈
字體齊美乎淳誕詔繇超軼畫家致巧乎林泉花竹如姜少卿之
敏思著懿采於勝朝黃中書之妙毫紀芬藹乎明史挹巧稚節二
美兼臻乎前賢刊載書品七采獨追於往記是曰立朝大臣其類
一也綴學之士雒誦之徒校九師之易披五典之教莫不醇謹爲
懷斧藻其德迺者羣玉法帖幼學著方正之奇逢慶題敍正則顯
適勁之美是知歐顏峭直則箸森嚴之姿虞褚淵沖克挺瑰瑋之
表纖波濃點嗣太清樓墨迹之遺琴鶴繭蛾覽大觀閣法書之刻
是曰理學鉅儒其類二也迺若輞川詩畫遂傳摩詰之名蘭石譜
圖亟慕孟堅之雅茹薇之士抗志乎高冥散髮之懷寄意乎巖岫
然而辨乙癸之爵卣書楷縝嚴列商周之鼎彝紙墨佳致翔之則

鸞驚鷹峙蟲篆能精崇滋則龍伸蛇槃隼波特著環庵有集竹所
留編志逸滄洲心在汶上是曰隱逸之士其類三也若夫巒壑棲
眞建蜀山之茅舍烟江浪棹築貞溪之草堂菰城旣傳隱風雲林
復留雅迹徵之我邑亦景前良如雨花居士愛稽山之幽居漁村
小隱築柳塘之隱處萬壑爭奇之勝本適瑩情三吳懷古之區殊
標高致是曰遊寓之賢其類四也自清季修史以後迄華夏光宅
以來邑志未修典聞多闕檀欒飄發之勢湮沒而不彰蟲蛇焚緼
之體濛昧而難紀其或擅八體之士工六學之儒散見疏記之書
偶錄墨林之話若維仁山水之妙小崑蘭蕙之圖次山三品之傳
情齋六友之繪寥落僅存纂載莫備若非廣爲網羅詳稽姓氏將
見遺佚日甚殘闕莫存爰復列其四端庶總歸爲八類昔者右軍
善隸而子敬體譏枯槎徐熙繪花而崇嗣圖成沒骨成史所載濟

美爲難書畫之林競爽者眇然立德立本聯美貞觀之年大李小李標名天寶之歲郝衛舊族崔廬著姓豫州之隸法傳家泌陽之草書冠世是曰譜家學其宜廣者一也至若三年畫筭韓非儲說之談二牘齊書世珍螂環之記則同臨川左右之字發於兩毫張璪枯榮之松隨其雙管波浮水畫粉弄輕雲畫石則雷雨朝冥潑墨則烟霞夕起是曰載異技其宜廣者二也餐霞之士擁錫之徒蹠迹精廬鍊形丹竈而羽人次仲先創分書法師智永尤精字理千載奉爲楷模八法依爲矩範稽之後世代有傳人希白之潭帖摹拓尤工吳僧之草蟲秋毫皆具或紀于輟耕之錄或述乎涑水之詩是日紀方外其宜廣者三也維彼閨賢實爛闡德宜乎但專四德九嬪之儀莫通八體六文之製矣然而筆陣之圖茂漪以傳逸少五岳之繪趙后以貽吳王蜀中妙製新染松箋越國靈心偶

圖竹譜管夫人之遺繪祕苑棄藏清瑤君之小詩端溪刻石是曰
志閨媛其宜廣者四也凡茲八目總載諸賢闡幽顯潛歌伐木者
嗚嚶誨魯振蒙思綴求者集亦諸君搜羅掌故校補佚聞桐陰之
記論畫繪境之載異談尙能披湯垢之畫鑒惠升庵之祕錄殘章
斷簡優曇尙現人間相纈鄂花薈萃而成全集庶乎賡東溪書法
之載文士傳名誇西晉名宦之賢墨池媲美豈與夫緝之永嘉之
記但志山川史公輿地之篇徒稱巫鬼而已哉他若畫龍首而畸
形禿兔翰而乏骨勒排描畫空誇祕閣之珍吉了鸚哥永謝丹陽
之客

題孫仲容師學務議稿後

劉紹寬

西學甄微參化育能利人官與物曲列強颺起競相師較轍五州
雄百族我邦文弱蝨其間錮蔽聰明由科目志士扼腕請廢陳啓

迪人才闢庠塾吾鄉孫子楚蘭陵當代經師稱老宿清廷聘任諮
議官勤學成書上當軸本議四篇枝議十持論名通非瑣蹟篇末
糾正羅氏議市實用詳言可復吾師應聘作此書卑無高論貴通
俗屬藁初成不自惜侍史門生勤收錄青田劉君得數紙枝議遺
文差可讀其餘得者李松舟流落西湖今誰屬劉君裝池爲長卷
持贈海髯勝珠玉海髯出示爲憮然紀以詩辭寫充幅我讀此卷
增慨歎卅年事往風驚燭學海堂前共侍人孫仲師辦理溫處學
務在郡舊試館堂有
學海堂匾額係阮
芸臺學使所書雲散風流渺遺躅猶憶吾師下筆時興學作人
計爛熟云是匡國需賢才羣彥奮興強可卜豈知道微邪說起新
學未興舊顛覆六經烹滅等劫灰三網淪斃夷禽犢從來虺蜴中
人心始動龍蛇起大陸亂甚五季與五胡開闢以來此創局吾嘗
聞師憂世語早識亂機已潛伏小人偏多諳練才君子翻慮聞見

惜是知真儒不世出旋轉乾坤付碌碌爲政殖莠使亂苗論學還
珠竟買櫝育英儲才了無效誰詠菁莪與棫樸民智日窳德日漓
坐使國勢益窮蹙吾師長慮倘及此應悔導川輕決瀆民生至此
百不聊聊以長歌當痛哭

丹霞寺訪李忠定讀書臺

黃迂

百劫江山墮蒼莽書聲是處再逢難草廬心事思諸葛芋火固緣
話懶殘十疏朝端稍震動一時和議誤偏安相公應有祠堂在肯
使丹巖落日寒

時議改建
忠定祠

過毛鶴舫先生安序堂故宅

先生名際可清初進士歷官劇縣有政聲康熙時召試博
學鴻詞報罷告歸著有松皋文集及安序堂文鈔等書堂
遺址在小西門內題榜猶存而池館不可復識矣衙齋無

事與復戡攜屐過之愴然有作

寂寞城西舊草堂當年獻賦詣明光健松池館春同老同時方涓仁先生象

瑛有健松齋集與先生齊名語石林亭跡已荒語石山在邑西五里爲先生少時讀書之所百劫還

教留榜墨千秋畢竟仗文章縱然一片滄桑地猶惹詞人話多陽

探花樓歸途口占

林 損

自笑眞成爨尾桐控弦高詠此樓中金徽珠柱原非分鐵板銅琶亦已窮東去大江流日夜北來一雁入高空油油禾黍羣相賀更指天西望彩虹

仙巖紀游

姚 琮

萬丈銀河倒太空吾鄉山水此稱雄未雷猶自疑新雨長日無端掛白虹曠代幾人承絕學半生行役悵飛蓬中原鼎沸慙投筆道左還聞說總戎

平陽過黃海生雙溪草堂

宋慈抱

渡江結伴謁劉蕢渭劉次策杖名園一識君
花木逐時知雅意峯巒入座滌塵氛
顧樵作則夫無敵惲格爲師婦不羣
和愧迂儒困記論傾心最仰屐偕裙

季思招食鱸魚

陳閔慧

敢詡詩情分得嘗坐令合眼卽鱸鄉
河豚蘊毒猶爭詫黃雀多脂亦自妨
何日江湖容獨往端看身世付雙忘
青衫在昔譏蛙黽漁具相隨計最良

辛白詩鈔序

天台褚傳誥石橋

吾友瑞安陳君辛白之學不盡沈酣乎詩也而詩特其興之所寄偶一爲之耳然自南游五嶺北宦三晉再執大學教鞭談藝都下不下二十年間往往俛仰古今感懷風物不能自己而吟詠遂日積而多其亦結習紛綸一隨理悟者歟辛白嘗語余以明月爲秦邊寨名王龍標謂秦時明月漢時關其證也余於酒後茶餘亦嘗質辛白以王子安滕王閣序紫電清霜語出梁蕭淵明謂王將軍爲王僧達特檢楊升庵集讀之則相與一視而笑嗣是辛白凡有所作輒出以相示余亦往往賡續之嶺外之事之可紀者越王臺而外如虞翻舊宅南海神廟厓門訪楊太后陵約遊羅浮珠江夜市以及紅雲宴碧玉樓盲姬蜒戶荔支羊桃之屬辛白靡不有詩而詠史則鬪題於筓每夕拈一題分賦各隨才情所極有疊至六

七韻者辛白嘗先脫藁而篇什亦倍多於余其才力過人率皆類此判袂以來余則移硯家山而辛白以知事分發山西乃北渡黃河登太行遂抵陽曲則旣留連海子登眺小天台有若太原公子裼裘而來可於髣髴間遇之矣繼又北出雁門之河曲縣任河曲爲古樓煩地西瀕河套北近邊牆南臨甯武之五寨而東連乎偏頭皆余足跡所未嘗到者余往者居晉陽久嘗見有風塵三俠圖寫李藥師張一妹虬髯客皆絕妙欲有所題詠而未果今辛白於虬髯青主皆神摹筆寫各有江山第宅之感又與拙著西行草相應和是辛白於余前後踪跡又往往而合也使其錦囊不撤一枝花管長留天壤則搖五岳而凌滄洲必將更有驚人之句可惜以上問青天者奈何都市之琴未碎而江雲之望已窮落月屋梁徒思顏色追念良友其可不痛心乎哉今其少君穆庵哀錄遺詩得

四百餘首郵寄求序余不文何敢輒任玄晏曩在方言學校介石先生嘗語余以辛白之知我謂辛白爲識人夫余何足辱辛白知特辛白故示謙衷而欲下采葑菲耳然每念介石先生言而益於辛白不能或釋於懷也然則余雖欲不一言而不可得矣用是本余平日之所以傾倒於辛白者梗概述之以見余於辛白固嘗應以同聲者旣念辛白又卽以答穆庵世兄之請而幸辛白之有後也若夫辛白學問行誼與其經濟則有平陽劉君之佳傳在茲皆不復贅焉

意園詩鈔敘

如皋冒廣生鶴亭

陳頤百子萬兄弟咸負逸才余來永嘉不及見頤百子萬則常攜其子仲陶入甌隱園詩社社中若符笑拈陳墨農洪棟園汪香禪錢伯吹固皆一時之雋也余去永嘉十五年笑拈墨農棟園香禪

先後逝伯吹久不相聞獨子萬父子歲一二書來媵之以詩畫而子萬則亦於前年以風痺逝矣子萬之逝余爲詩輓之極哀今年仲陶哀其遺詩來乞言往余讀仲陶劍廬將車諸集輒欲爲文以張之間與客言造物之於人也富貴可不靳而名則靳之至於一家之中兄弟父子並有名則尤其靳之靳者也詩小道也仍世能稱於人則難以杜子美不能得於宗文宗武以李義山不能得於衰師千載而上惟魏武帝父子尙焉若斜川之於東坡則猶強弩之末也子萬詩近其鄉人四靈而才氣過之其上焉者幾於頴頑蘇陸其爲人恂恂若儒者工書法畫墨梅似宋人又多識其鄉先生嘉言懿行所著書高逾於顏使子萬生承平日與其兄若子出入玉堂金馬間比之瑞安孫氏黃氏甯不能後先鼎足晚博一第朝市變易栖遲家術而僅僅以詩人終此其遇良足悲矣然天旣

昌其詩又昌其賢子孫焉則所以予子萬者不爲靳也仲陶年未壯所學日孟晉異時聲聞駕斜川而上之其所以傳子萬者不更永耶曩余葺甌隱園建永嘉詩人祠堂於園中茲園固子萬與符陳諸君賦詩之地也仲陶幸以歲時約邦人之能文而又好事者春秋會祭歌大觀亭望海諸章當大招焉祭永嘉之詩人卽祭其先君子也

叢 錄

善葆陳.....言瑣菊藝

激志池.....記遊臺全

徵求雙虹堂集及乾隆刻

本瑞安縣志啓事

雙虹堂集係泰興陸舞元升著
聞此書僅有鈔本見焦循集又
乾隆刻本瑞安縣志係吳慶雲
修海內藏書家如有度本願見
讓者當出相當代價以報特此
謹告

通訊處瑞安雁頭街第
九號張宋廣啓

讀有用書齋書目出版
預告

右書目一卷江蘇婁縣韓應陞
孝廉之所藏書也應陞字對虞
又處綠卿道光二十四年舉人
官內閣中書長譯算及重學氣
光學聲學等尤喜收藏所得宋
元舊槧皆共黃丕烈顧廣圻諸
名家手校本其同邑封文權先
生衡甫採摭原書跋尾數則頗
精竅復編定其臧書名曰讀有
用書齋書目一卷寄示屬爲印
行茲由瑞安仿古印書局用中
國連史八開本精印每部大洋
一元五角存書無多購者請速
特此預告

售書處瑞安揚衙街五號陳繩甫啓

以嫩晴微雨爲佳雨甚則新根不生苗易朽腐過晴則枝葉又乾
瘁不易活均須勤加保護用物暫蓋或日中暫移庭階上數天然
雨晴却不可過悶晴時須令見微陽如是十日外必可扞活分頭
矣大概插苗宜遲不宜早唯有極佳種不易分頭者却又宜早插欲分十四五枝以
外者須清明後卽插欲僅得十枝以內者宜穀雨時方好早恐交
秋前枝輒盈尺秋後必生機轉停脚葉脫落蓋盆土有限不能不
務爲擗節也若扞園壟上則竟俟立夏前更好此扞種法非老於
此道者不知其要妙也

分頭

苗旣得活卽急將頂葉摘去唯留二三葉數日後每又中當各長
出一芽俟此芽放葉稍大卽復將各頂心摘去葉大有力每放兩
葉卽可摘若弱小
無勢俟放數日後每又中當更各長出一芽初次二芽者此次可
四葉方摘

四芽初次三芽者此次可得六芽如此旋摘旋長至夏至前可共摘三四次如土力薄弱芽不怒放每摘一二次量加陳久火坭少許於根際切忌太多及新髮未霉透者夏至后天氣已熱不可再摘縱摘亦往往僅長一芽若枝葉壯茂生機過旺不妨再摘一次恐枝長太早至秋後轉老結乾瘁如嫌分枝太多量將弱小者剪去可也至種地上者却不能坭甚有嫩茂甚秋后尙可摘一次者欲僅種五七枝者摘頭法亦同不過扞插更遲而已以上扞插分頭二法吾邑頗得訣郡人多不考究近已漸仿行想能改良盡善也大概花朵之大小全視培養得訣與否而枝之多少在所不計果得訣一本十餘頭花亦不小不得訣卽一二枝花亦不大所得訣者不但土宜地利肥料灌溉諸宜講求尤須於扞苗分頭時務爲擗節道地不令長茂在前枯瘁在花時也

分栽

插苗已活或分頭及半即宜分栽量用舊貯之土分貯盆中約滿七八分將扞活或已分頭之苗連坭分開栽入上加除火坭少許稍稍搖土令實上覆瓦片灌以清水最要須於數日前先將苗盆中之土晒燥以更挖動若土太溼恐一經起挖根坭散落再活又

費時日且損腳葉矣

有用破盆以篾圈裹定密扞菊苗其中俟菊苗已活落下篾圈盆中之坭各自散開新根

不損即將此苗分栽是亦一法頗可遵用

盆之大小以枝之多少種之大小爲準大約

備三等盆最好欲得多枝者必須甫扞活或分頭及半時分栽若僅欲得十枝以內者不如扞苗時留地稍寬俟分頭已畢始分栽也瓦盆俗名瓦筒最不易種以利太利水夏秋內每患灌溉不易透太費工力然遇畏溼之種如紫交加等或三四月雨水過多時却較他盆爲佳

人言盆菊以低倭爲貴不知此法無他巧妙不過扞苗須遲分頭須小列盆須疎得地須闊卽無不如意若頭多枝幹高大花葉全茂者却不易種吾邑有劉君丹臣者能以小盆種十餘枝花葉枝幹高大繁茂無比詢不可及渠言自分頭至結蕊用肥料極頻極少使根力常鬯而不匱故自頂至踵無脫落之葉

換盆

再種菊更有妙訣當分盆時不栽大盆維栽中盆小盆坭約七八分後加二次至立秋時恰滿盆中根已行遍生機將停交秋後看秋霖將作急將小盆者放入中盆中盆者換入大盆又將至小盆及備栽者移入小盆用前貯之土量與肥料勻過四周加滿或全園土栽好量加肥如此大小一更換得秋霖潤澤之四圍之根料於坭面上更佳料於坭面上更佳如此大小一更換得秋霖潤澤之四圍之根得新土而生機大鬯發至秋分前後恰結蕊其花葉自然亦常繁

竹塹今則設官置治畫井分疆氣運大開非人力所能遏抑也自頭重谿土耳其溝以南至大甲谿以北爲縣轄卽聽城爲縣城風俗物候與淡水同而民秀過之內負崇山外臨大海濱谿設大甲巡檢其餘谿港十餘總以吞霄中港源流爲長惟水淺難泊巨舟故仍必以滬美雞籠通互易焉境內土地肥饒人民沃衍藍鼎元東征集所謂臺北民生之利無加竹塹而二百年後竟著其盛焉在新竹二日欲有事彰化友人曰彰化在大甲谿南五十里欲遊彰化先過大甲谿溪廣數里發源內山下多怪石夏秋雷雨驟漲駭流激湍行人稱天險焉此時水平或可涉筏出新竹西門五里曰牛埔莊三里香山塘四里下寮三里鹽水港五里老衢崎五里中港街有汎十里山仔頂五里後壠街有營駐千總稽查海口宿焉五里烏眉港五里白沙墩十里吞霄街八里宛裏街二里房裏街

有城堡四門約三里房裏卽貓裏也其山有貓裏牛鬪山產礦油甚大昔從巖壁流出又有玉山亦在房裏溪山中晴霽乃見峻巖峭壁疊白如銀可望不可卽相傳前明鄭成功自率步卒往至山麓遙隔一溪毒甚涉者多死遂止再行十里大甲街再五里卽大甲溪余來時適逢陰雨守溪二日竟不得渡溪闊多籐溪人織草爲蓆名曰大甲蓆復留溪一日遂返新竹在新竹又二日仍坐火車至桃仔園下車一宿游大坵坎大坵坎在桃仔園北十五里本野番出沒之區闊約三百里此地開闢可墾良田數千萬畝足置一縣治直通後山漫山遍野皆樟大者合抱氣甚芬烈熬其質可爲腦有腦寮腦局在歲出腦數百萬近設腦務總辨理之出鹿亦甚多出大坵坎仍由桃仔園坐火車至臺北府城次日復坐東路火車訪友人於金沙局局在雞籠內山距雞籠北十里曰七堵八

堵凡十里至暖暖瑞芳二十里內皆金山山氣磅礴葱厚左右巖
溪溪水映日流砂閃耀每日淘沙者約數萬人溪中時有山人小
舟伐木作薪載往艤艦者滿山奇花異草綠陰繽紛男女紅瓣綠
衫調唱自樂真仙境也又聞八堵山爲產煤奧區近有華匠濬煤
井倣西法以行之又有硫磺產於金包里冷水屈大礦山北投等
處距雞籠近或二三十里遠或四五十里皆爲利源所在臺灣精
華多聚於北路淡蘭一隅膏壤尤溢是在官斯土者開其源耳過
此十里爲三貂嶺入宜蘭縣界矣三貂嶺爲臺北第一高山自麓
致嶺凡十里當時嶺路初開草樹蒙翳仰不見天日今則設關置
戍南逮蘇澳荒榛灌莽幾成坦途余在金沙局二日出山由火車
回臺北府遂入撫幕在撫幕四閱月有古滬友人張君經甫爲臺
北商務局總理邀余辦鐵路票房事在商務局一年明年正月張

公轉薦余於臺東統營刺史胡公傳幕府張公曰後山多生番巢穴地僻人稀風樟較前山爲厲君願行否乎余曰當時之前山亦今日之後山有官司兵營以守之何險之有適有本局斯美輪船送澎湖鎮安平府回署遂乘其便廿二日由雞籠上船自雞籠至澎湖約二百里皆弱水波濤險惡是日幸無風廿三日黎明過澎湖溝水勢深凹輪泊過此必俟天明東西闊百里南北長數百里文獻通考所謂水至澎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漈想卽此也余從舟中遠望大小列島星羅棋布煙波浩渺之中自成天然位置已正到媽宮澳澳深數丈左右各島環列中開一水可出入巨艘登高一望外有西嶼爲之屏障內有新城龜山蛇山相犄角近於新城復築礮臺更得控扼當關之勢夏秋臺洋風湧險惡輪船多於此寄棹亦好口岸也列島舊稱三十六而實則有名目可紀者五

十有四最大爲大山島外則澎湖本島澎湖島卽媽宮島有媽宮街媽宮城在焉周島七十里居民二萬大半皆樟泉人束茅爲屋以捕魚蓄豚飼雞爲生物產不甚豐饒米麥棉粟皆接濟臺廈亦海外脊土也而地氣溫暖四時皆夏海風悠揚亦不甚苦熱海畔多石花鐵珊瑚海風簾山間皆巨石怒突偃蹇奇塊不可狀然質不甚堅不可施椎鑿也康熙末朱一貴之亂全臺淪沒惟澎湖獨存國家以澎湖克而鄭氏降澎湖存而全臺復調臺灣形勢全在澎湖故移總兵駐其地而實則澎湖雖非全臺控制而臺廈之衝有此巨鎮果能設屯重兵彼縱橫海上者又安敢越澎湖飛渡而絕無顧忌耶在澎湖一夜次早仍由原輪赴安平澎湖至安平一百五十里卽前臺灣縣也昔日安平鎮今改爲安平縣同治十三年海氛不靖於安平之三鯤身造西洋礮臺郡港無內澳鹿耳門

昔可容巨舟出入今已淤淺改泊四草湖安平巨浪滔天夏初南風時尤劇俗名曰湧排擊掀翻響聞百里天明卽作時艘船急駛澎湖或旂後以避之雖泰西人之善駕駛語及安平口無不目震心駭此可稱天險也輪船泊處離岸二十里皆以竹排轉渡排中設木桶二放行李坐人往往遇湧有壞事者此來日麗風和雖有浪湧亦不見其可畏午正上岸臺南城大數倍臺北其街市之繁華民居之稠密說物之便宜亦數倍之而地氣太暖風沙滿目水土似不及臺北爲佳男婦老幼喜嚼檳榔客來不奉茶惟送檳榔閩里詬誶送檳榔數口卽止案檳榔卽廣東雞心粵人俟成熟取子而食臺人於未熟食其皮合蠟房灰浮留籐同嚼可避瘴氣然三物合和唾如膿血亦惡習也次早過南門外路值土人迎大王神金鼓震地香煙屬天問之則曰大王池姓閩赤岸人也此間

紀事

本
社
紀
事

鄉
事
紀
聞

甌風異聞錄

樺

溫平侯

平陽有侯姓田父年八旬一堂五世每出竹輿咿啞孫曾八人爭肩之戴紅頂子穿黃布蟒服前扶高脚牌大書浙江溫平侯五字朱唇大耳赤頰美髯人見之亦莫名其妙一日某縣令遇諸塗訝之邀入署接之以禮詢其家世曰老農也服田力穡閱十餘年今孫曾輩亦惟知學稼圃而已陸劍南詩云低垣矮屋俯江流渾舍相娛到白頭累世不知名宦樂百年那識別離愁飯餘常貯新陳穀農隙間眠子午牛聞道少年多孝謹未應家法愧恬侯真將田父一家風景畫出縣令一再問之曰吾浙江溫州平陽姓侯人此頭銜也肩輿八人皆孫曾也紅頂子此皆孫曾輩以紅坭做成吾家所儲纍纍滿盆令亦無以難之清高宗丙辰受禪爲太上皇再舉千叟宴田父與焉年已百餘歲所有御賜象箸玉杯今猶存於侯氏家廟云

鄉紀事聞

吾甌前賢搜刻鄉哲著述惟孫琴西先生官金陵時取陳止齋葉水心劉安節林季仲薛浪語諸集並孫敬軒禮記集解方雪齋集韻考正合刻之曰永嘉叢書於是郡人始知有南宋諸儒之盛後數十年如皋冒鶴亭廣生爲甌海關監督於署內玉介園遺址築永嘉詩人祠堂倡刻永嘉詩人祠堂叢刻計十三種一曰唐釋元覺永嘉集調通行有明天台沙門傳燈注本離析合并失本來面目爰據藏本翻刻附以證道歌一帙二曰宋王開祖儒志編不言所據何本惟許及之儒志贊一首結銜稱乾道壬辰春和樞密院參知政事同里許某書冒鶴亭謂乾道壬辰爲孝宗十年宋宰輔編年錄稱及之參知政事在甯宗嘉泰二年相去三十年蓋王氏後人家譜妄爲附會贊詞亦淺人假託耳三曰宋徐照芳蘭軒集四曰宋徐璣二薇亭集五曰宋翁卷葦軒集六曰宋趙師秀清

苑齋集冒氏自言用羣賢小集本翻刻蓋此四集錢牧齋藏有宋本絳雲燼後僅存前半部歸汲古閣毛氏孫仲容玉海樓藏有影鈔本鶴亭假而不獲不及近人南陵徐乃昌所刻四靈集遠甚七曰宋薛師石瓜廬詩亦用羣賢小集本八曰宋廬祖皋蒲江詞用毛氏宋六十家詞本補刻十首九曰宋林景熙霽山集用鮑氏知不足齋本輯補敍跋一卷十曰元李孝光五峯集用明錢杲本孫氏玉海樓抄出又於他書輯補一卷十一曰元高明柔克齋詩輯則冒氏所輯詩凡四十九首詞一首都爲一卷十二曰清黃紹箕鮮庵詩十三曰黃紹第漫庵詩合題二黃先生集以殿於後鶴亭尙欲搜永嘉前哲書宜刻者謄成一紙太平經國之書亦在內又欲爲謝靈運集注本長編未幾卽調去叢刻版存關署內尋移置溫屬圖書館與永嘉縣志板同存近以圖書館屢易主者板頗遺失某君補刻闕片並增補二黃先生未刻詩亦可喜也

本社紀事

本社於三月一日開第一次臨時會林君志甄提議募捐建築本社房舍案擬定辦法八則一募捐總額暫定一萬元二凡所有捐款悉充本社建築房舍以及置備圖書之用三凡捐助本社建築費五十元以上者謹將捐者姓名及捐數登報誌謝而在五十元以下者將來彙載徵信錄以昭翔實四凡捐助壹百元以上者謹將捐者姓名及捐數彙載本社年刊專冊以留紀念五凡捐助五百元以上者謹將捐者最近放大攝影懸掛社中永留紀念六凡捐助一千元以上者謹將捐者字號以名本社新建築物永留紀念七本社收到捐款後除由理事處發給收據外並贈贊助證書詳列姓名捐數以留紀念八捐款收支實數另印專冊分送各輸捐者查閱以昭信實議決本社組織募捐委員會推定陳君牧庵

林君志甄辦理陳君牧庵提議本社擬重印嘉慶本瑞安縣誌案
議決推由陳繩甫張宋廩二君向縣教育局接洽辦理孫君孟晉
來函謂籀廩公年譜已由商務印書館承印此目可改孫敬軒先
生年譜陳君亦點來函謂平子先生津談暫緩發表寄示六齋論
文七紙議決卽於本期付刊又以黃君厚卿意緩刻其祖漱蘭公
遺著錢虜爰書一目當照允云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發印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 出版

版權所有 不許轉載

甌風雜誌第三期

編輯者 發行所 印刷者 分售處

甌風雜誌社
 浙江瑞安楊衙街十六號

甌風雜誌社
 浙江瑞安楊衙街十六號

瑞安仿古印書局
 浙江瑞安楊衙街五號

上海中國仿古印書局
 上海英租界浙江路
 各省大書局

價目表			期限	冊數	價目	郵費
全年	半年	零售	每冊	六冊	六角	二釐
十二冊	六冊	每冊	六角	三元	一角五分	
六元三角	三元五角	每冊	六角	二元	一角五分	